羣英書義

石渠意見

附拾遺補缺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羣英書義

張泰輯編
劉錦文選編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書義羣英姓氏

利士雄 名偉孫號耕雲建昌錄事司人進士利器雲兄也

劉叔遠 名慶建昌新城人廣昌縣尉

放巨卿 名立極建昌南城人

饒士謙 名大受建昌錄事司人進士饒泰兄也

饒士元 名泰甲申江西進士寧州學正

利士貴 名巒孫號碧雲癸亥江西進士醴陵州判官

聶以高 名公升建昌錄事司人癸亥江西進士乙亥再舉晉寧路儒學教授

林世良 名口口建昌錄事司人

傅紹開 名遜志建昌南城人

吳周翰 名楨建昌錄事司人

丁士陽 名口口建昌南城人

寗希武 名大智建昌南城人任建昌路盱江書院山長

黃季武 建昌南城人

林逢則建昌錄事司人。

翠英書義上

盱江張　泰叔亨編輯
建安劉錦文叔簡編選

舜典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利士雄

聖人察□□以考器。正欲合天象以致化。蓋昭垂於上者。有不一之運。而詳察於下者。極至妙之理。然後天人之化。相應而不忒矣。故帝舜設位之初。首察乎天象之著。以璿飾璣。所以法天之轉運也。以玉爲衡□□璿璣而仰觀也。於是而知乎日月之周流。五星之□運。其政事之施。莫不齊一。而與吾之政合焉。聖人之致察於天。豈徒然哉。舜興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此嘗觀聖人。出而整理庶務。非無他事之當急也。顧乃拳拳於天象之審。蓋得無失之迂哉。豈聖人考驗乎天象。乃新陟之初。所當先務者也。蓋天之垂象。示人以休咎。而人之取則。以爲用事趨舍之幾。爲至微也。觀日之次於星鳥。而後知平秩東作之不可緩。睹月之從於箕、畢。而預知爲震風凌雨之候。是民事於此乎得矣。孰考器以觀象爲可後哉。倘無以審察璣衡之妙用。則陰陽五行。默運於亭毒之表。而人固邈然不知其孰爲順孰爲

逆也。由是而欲以用事焉。將見其冥行妄行。以蹈夫乖戾之境者。殆不可數計矣。聖人安得而不察之於其始歟。是以帝舜於受終文祖之後。上帝未暇類也。羣后未暇覲也。必先汲汲於考異之元徵而致察焉。在之云乎。參互訂正之謂乎。運者爲璣。而以璿飾之。璿乃珠之至美者也。璣則如機械之機。而使之自旋轉也。望者爲衡。而以玉爲之。玉乃石之至貴者也。衡則如權衡之衡。而使之常適平也。璣衡而致其察。舉無毫釐之差。然後日月之往來者。不必齊於杳冥之中。五星之躔次者。不必齊於茫昧之表。惟即璣以觀其運。鏡衡以望其際。是雖有遲速之不同。伏逆之或異。而無不均且一矣。則昭垂之象。政固有七。而審察之精。使之咸齊。正以七政之齊者。乃所以示天下國家之政。而與之合焉耳。初豈天自天而人自人哉。卒也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其從容氣象。儼然無異於北辰之端拱。而衆星旋繞歸向於前後左右者翕如也。夫子固曰。舜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善知聖人得於璣衡之在者蓋審。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劉叔遠

聖人進言以驗諸侯之功。正思名器本惟及於民功也。夫車服者。名器之所係。聖人以名器賜諸侯。正爲有功於民者旌表之也。而欲知其功之在於民。將何以試之哉。惟夫敷奏其所言。以明試其爲功。使言果皆切於爲民。而非出於喜功生事之言。則一敷奏之餘。於其功也試之明矣。由是而爲車服之賜。

而民功曰庸之外。又豈他屬耶。舜之巡狩。用此道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見於舜典之書。嘗觀夫子之言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以夫子稱譽之辭。猶且必得於所試。況虞廷聖人。以名器與人。而有不聽其言以驗其功乎。嘗觀成周於諸侯之制。車旗衣服。皆以命爲節。固非輕於所授者。而春朝秋覲。夏宗冬遇。必於曰事曰功曰謨曰慮特舉舉焉。此豈無見哉。天下不皆嘉言。而或有側言以改度。不皆成功。而或有邀功以激變。自非聽其言之是非。予以試其功之可否。則車服輕付。必有至於害民者。此司勳以民功曰庸。其視虞廷之車服以庸。吾知其民功之外。斷無他授矣。舜、大聖也。以堯之授舜。宜無待於歷試諸難。有不容已。其言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則是因言而知其可績。未嘗不於歷試得之。故曰。舜有大功而爲天下。而天下同心戴舜以爲天子。則其有功於民。豈淺鮮矣哉。舜之巡狩。固將求諸侯之有功於民者表而出之也。而車服以民功而後錫。舜果何以知其有功於民。而車服以旌之哉。蓋功之切於民者以庸。而可試其功之在於民者以言。倘其言之虛誕無非爲好大喜功之意。是其言祇爲黷民害衆之舉。不足以言庸也。必也仁人之言。其利博。吉人之言。其辭寡。是爲濟世之策。安民之計。吾於其言。而敷奏其一利一害。所以知其功之可否成與。皆明試於敷奏之頃矣。就其功之有益於民者。車服有所不吝。使其功之不在於民者。車服有所不及。夫是當時諸侯乘其車被其服者。皆知闢田野。安旄倪。舉凡有益於民者。汲汲爲之。而不敢以殘忍暴虐以害其民矣。非帝舜之奏言試功。孰能致此。異時黎獻來臣。固非巡狩之比。而車服以庸。亦必先敷納以言。而明庶以功焉。是知謂之

明德。則必因言之未而試其功之可及於民。謂之明庶。則惟言之約而見其功之明著於庶民。其於試不試之間。可以見帝舜待諸侯與黎獻之道矣。後世巡狩之禮不行。而天子之錫益替。晉文有功於襄王。王賜之大輅戎輅之服。且有請隧之舉。至於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皮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路再命之服。而名器亦不由於上出矣。吁。惜哉。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劉氏遠

人聲與樂聲以相協。則神心與人心以相安。詩樂之節雖微也。而神與人之心實關焉。詩根於心。而之而暢。樂因於詩。制而不流。如是則詩樂相宣。各得其序。幽而神祇格。明而人心安。祀事孔明所係者重。豈容以聲音末節而忽之乎。帝舜命夔典樂訓胄子。可謂克知乎此矣。書曰。云云見於帝舜命夔之典如此。甚矣感假幽明者。莫如聲與樂也。故詩者樂之本。樂者詩之文。詩由心而作。初焉無以導之。其失也迫。樂由詩而作。終焉無以節之。其失也流。以歌而導聲之發。以律而節樂之成。詩樂備舉。咸得其宜。殆見神聞而歆。人和而安矣。其用豈淺淺哉。況胄子君之長子也。終圖大業。丕纂鴻基者。安有臨祭而不思敬。奉先而不思孝者乎。然仰觀幽明之間。默察歆享之道。要必有所攸在。果何在哉。自常情觀之。三牲以祭。神羞以格。豈詩章所能動。百禮既至。神未必降。豈樂音之所能感。吁。為是說者。是未知詩樂備舉之功用也。蓋感鬼神者。莫近於詩。格祖考者。無過於樂。又聞之禮曰。胄子主祭。蓋支子不祭。祭則

必曰於宗子。所以歌是詩而奏是樂者。唯胄子可主之。宮商相宣。律呂相應。咸事於祀。詩播樂和。神人咸賴。非細故也。蓋大樂與天地同和。必與天地同節。和聲既形於詩。而舒以徐之。則悠揚涵泳。其趣雋永。而樂之本。於是乎立。其天地節而萬物順之象乎。神之聽之。來享來格。必矣。相予肆祀者。云胡不喜。和氣既暢於樂。而秩以序矣。則抑揚高下。其節清雅。而樂之義。於是乎肅。其天地節而四時成之象乎。神如有聞。其來燕來宗必矣。肅雍顯相者。云胡不樂。是知神人之心。未嘗不和。特患無詩樂以達之耳。帝舜命夔典樂訓胄子。使知聲詩樂音。有關於神人甚重。爲胄子者。所宜習熟於平時。謹勿以聲音之末而忽之哉。稽之當時。解民慍而阜民財。莫如南風之歌。格神明而來儀鳳。莫如勅天之歌。今也胄子侔側。耳聞目擊。宜足以感發其良心。成就其美質矣。及專命夔典樂訓胄子。言詩必及樂。言樂必及律。自詩而樂以永之。自樂而律以和之。然卒歸於神人以和。何哉。蓋詩爲樂之本。心聲始發。可與言詩。然必歌以導之。則不至於迫。樂爲聲之文。樂聲既暢。俾知所裁。非律不可。不協以律。必至於流。歌以導之。律以節之。六節協而有度。八音諧而中倫。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感動神人之念。藹然可掬。積習之久。德性日彌。異時圭邕庶無曠闕。帝舜一念。淵乎旨哉。雖然。勅天之歌。虞舜作樂之本也。故舜之韶。雖不可得而聞也。舜之歌。猶可得而詠。故韶樂雖亡。而有不亡者存焉。三代之時。孔子聞之於齊。而猶三月不知肉味。況胄子之親炙者乎。不然。夫子何以教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及顏淵爲邦之問。又必曰。樂則韶舞。

大禹謨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敍。九敍惟歌。

饒士謙

六府無不修。而三事無不和。則九功各由其理。而斯民自樂其生矣。夫六府者財賦之所自出。三事者人事之所當爲。聖人因其所當修者而修。因其所當和者而和之。則六府無不修。而三事無不和矣。然猶未也。必也修之久。和之深。則九功各由其理之自然。而斯民自歌詠以樂其生矣。帝力何有於我哉。大禹謨云云。嘗謂生斯民者。天地也。養斯民者。聖人也。然其養民之政。則自有其序焉。何也。養民之政。曰六府三事而已。以六府分而言之。則曰水、火、金木土、穀。以三事分而言之。則曰正德、利用、厚生。自其既修既和之後而言。則謂之九功。自其既敍之後而言。則謂之九敍。是雖皆以六府三事言。而其先後之得名。已不同矣。曰修者。得其理也。和者。當其理也。至於敍、則由其理之自然。而歌、則九敍之感於人而詠於歌者也。是其爲效。又有淺深之不同也。故必六府無不修。然後三事無不和。三事無不和。而後九功無不敍。九功無不敍。然後九敍無不歌。此神禹養民之次序。而亦舜之所當知也。此其所以拳拳爲舜告戒。今夫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天道之自然也。禹之於此。非有心於修之也。不過順其水之性。則火金木土之性無不順。而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若夫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此人事之當然也。禹之於此。非

有心於和之也。特使之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夫如是則富之教之。兩盡其道。而作君作師之責。無餘蘊矣。聖人於此。復何爲哉。其於九功也。不過聽其自然。而不汨陳以亂其常耳。迨夫歲月之久。修和之深。則九功各由其理之自然。而修與和又不足言矣。是故當時之民。莫不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耕田鑿井。以利其利。含哺擊壤。以樂其樂。雍容自得之意。溢乎詠歌舞蹈之間。是蓋孟子所謂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也。至此則九功也。民也。聖人也。各安其理之自然。而天下亦無待於聖人。聖人亦無事乎天下矣。雖然。安樂者常情之所易怠。而聖人之所深憂也。故必戒之用休。董之用威。然後勤於是者知所勸。怠於是者有所懲。然猶恐其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也。故又勸之以九歌。而後已成之功。得以久存而不壞。吁。亦可見聖人乾乾不已之心哉。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允賴。時乃功。

敖臣卿

聖人以大臣之言。蔽一辭而不疑。正以有三才之功。被萬世而不朽。夫聖人豈輕於諸人之言哉。亦於其功之不可窮者驗之耳。是以帝舜於大禹之言。一俞之外無他辭。誠以大禹治水之功。有以使天地平成。萬物咸遂。六府三事。翕然修和。不惟當時賴之。而萬世之下。凡得以相生相養者。實嘉賴之。禹之功如此。則禹之言又何疑哉。禹謨曰云云。自唐虞都俞之風不傳。而後世莫不以帝之命禹者爲輕信。吁。亦孰知舜之所以俞禹之言者。俞禹之功也。惟其功出於帝之所誠服。故其言出於帝之所无疑。禹

之功亦非待俞之之際而帝始信之也。一旦因禹之言。而益以明禹之功。使禹知夫一俞之決。所以無疑於爾之言者。蓋以其有此不朽之功也。有此不朽之功。則不特上之俞之。而心實俞之也。何也。方其洪水橫流。汎濫天下。五行以鯀而汨。六府之修何望。彝倫以鯀而斁。三事之和何由。此時此際。地固不得平。天固不得成矣。今也懷襄以除。鑽燧以時。水火之所以常修而勿壞者。禹也。釜飽而爨。耒耜而耕。金木之所以常修而勿壞者。禹也。士爰稼穡。天下享生生無窮之利者。又禹也。三綱五常。昭如日星。正德之所以常和而勿壞者。禹也。工作什器。商通貨財。利用之所以常和而勿壞者。禹也。衣帛食肉。不飢不寒。厚生之所以常和而勿壞者。又禹也。禹之功。參之天地而無窮。施之萬世而不泯。則夫前日陳德惟善政之言。而帝一俞之外無疑辭者。非輕信於禹之言也。信其言者。正所以深信其功也。嗚呼。大禹治水之功。固不待言。而帝之深念其功。則有可言。不曰成允成功。則曰嘉乃丕績。是帝之俞禹。不徒在於議論之間。而實在於事功之盛。有此功則不特政在養民之謨。帝略無纖毫之疑。雖愼乃在位之語。帝之俞之者。猶夫前日。愚於此重有感於禹之功矣。厥後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咸見詠於周之詩人。則神禹雖沒。而瞻豐水者。禹功常與之同流。仰梁山者。禹功常與之對峙。及其後也。河洛之恩。聞樂之嘆。美哉禹功。亙萬古如一日。帝如之何而不美之也。雖然。帝之與禹。義則君臣。親猶父子。其心字意契。固非一日。是以不特大舜於禹之言。決之一俞。帝有臣鄰之喻。禹卽俞之。帝有股肱耳目之寄。禹又俞之。帝之俞禹。非勉焉以爲俞。禹之俞舜。非面從以爲俞。又嘗求之終篇。皐陶賡歌。帝

非徒俞之。且拜以俞之。眞可想見君明臣良之氣象矣。故愚始以帝之俞。由於俞之言爲功。終則以俞之決。出於君臣相傳之懿。嗚呼盛哉。

泉陶謨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人君戒自逸以率人。必其所謹者微。人君戒非才之廢職。蓋其所係者重。夫一人者。邦君之所視效。而百官者。天事之所付託。故萬幾之來。則當戒謹以圖之。不可以時之至淺而忽其微也。庶官之布。則當審擇而任之。不可以時人之徒具而曠其事也。一幾之不謹。則逸欲或開。而邦君無法。一臣之輕用。則職守或乖。而天事無所寄。人君正德而率下。代天以理物。可不深戒之乎。云云。上之所爲。下必效之。天之所欲。人代爲之。故動不可不致其愼也。苟動而不致其察。吾恐時雖至淺。而幾之來者。蓋甚衆焉。其患或至於形著而難圖矣。逸欲少開。又何以爲邦君之師乎。任而不致其愼。吾恐其人雖徒具。蓋甚罕焉。其事必至於曠廢而不舉矣。職守必乖。又何以爲天工之代乎。人君爲諸侯之師。則其事之當謹者在微。人臣爲天工之代。則其職之所係者甚重。故既曰無教逸欲有邦矣。而必繼之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焉。既曰無曠庶官矣。而必明之以天工人其代之焉。咎陶之忠告於君者至矣。夫諸侯取法於天子。而天子爲法於諸侯也。率之以勤而不以逸。則有邦者。皆知所則傚而爲勤。先之以儉而不以

欲則有邦者。皆知所觀感而爲儆。人主之於一身。又安可不常致其省察之功。以爲逸欲之防也哉。必也兢兢然而戒懼。業業然而危懼。一日之間。旣不可謂時之至淺也。二日之間。又不可謂時之猶淺也。當念夫庶事之幾。而其來者至於萬焉。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固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誰防人欲之將萌。而惟塞思慮之所不及。又何逸欲之或間乎。夫如是。則人君盡其道。而可以爲邦君之師矣。庶官代治於天事。而天事咨治於庶官者也。非具其官之爲言。而以稱其官爲喜。非無其人之爲憂。而以非其人爲憂。人主之於羣臣。又安不當致其任用之慎。以求職守之實也哉。必也深味夫無之一字。力戒乎曠之一詞。內官之任。固不容一事之有曠也。外官之任。亦不容一事之或曠也。當知夫上天之事。其代者實賴於人焉。天固有不能自爲者也。職曰天職。祿曰天祿。是必惟賢。位必惟能。求盡人事之當然。而惟恐輔相之有所未至。又何職守之或乖乎。夫如是。則人臣稱其任。而可以惟天工之代矣。嗚呼。人主以一身爲天下之法。尤當以一心察天下之幾。尤當以庶官兼天下之務。咎陶陳謨。因無逸欲而推至於兢業萬幾。則極其精密。自無曠庶官而中及乎天工人代。則極其著明。實欲帝舜念茲在茲。無頃而或忘也。異時大廷賡歌。首曰惟時惟幾。是卽一日二日萬幾之謂。三考黜陟幽明。蓋惟恐庶官之或曠。而天工之莫代。亦未必非因咎陶之語而益加警勵也歟。吁。此所以爲唐虞之君之盛也。

禹貢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益公升

聖人先有以與天下之大利。然後詳於辨地制之所輸。蓋取民固不可以無制。而養民尤不可以不先。故六府之功。民生所賴。謂之孔脩。則舉皆大治。而天下之用無不足者矣。惟天下之用既足。而後可以辨其地之所宜。析其土田之賦焉。於是交正其庶土之等差。而致慎財賦之來入。品節其三壤之高下。而一定成賦於中邦。所以取諸民有制者。皆其養之有素耳。倘或民無以育其生。將何以供王賦之所輸哉。禹貢之書曰云云。嘗觀聖人之定賦法。甚非敢以輕取之也。蓋賦出於民而入於國。古人所謂有今之所創始者也。必也天下之利。充周之有餘。而後地利所輸。品配而有定。否則取民之法雖謹。而養民之具未治。吾恐天下未有所利。則民將日給之不暇。殆無以爲功輸之具矣。此神禹所以致民用於致國賦之先。而區別土田之等。必在於五材稼穡充足之後也。且人生一世間。孰能外六府而生也。居處飲食動靜云爲。無非資於水火金木土穀之功。是六者。而一之或缺。則生生之理息。而民無賴矣。其可不修而治之乎。謂之孔脩者。始於五材之克。終於稼穡之生。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生克制助。循環無窮。而財利之出。誠有若府庫之充足。是民用爲至足矣。民用以足。國用其不足耶。夫國用所在。祭祀朝聘之需。賓客百僚之給。是不可無財。而財又不可無準也。賦而出於土者。其賦或及於四夷。則隨其遠近名物而交正之。以任土事。然後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其慎。則無虐取之偏。賦而

出於田者。其賦惟止於中國。則酌其肥磽等級而品節之。以致稼穡。然後驗三壤所出之租而要其成。則無過取之失。賦之多寡。在乎土田之等級。咸有其良法。輕重得宜。國民兩便。賦之貴於詳審也。固如是。非得利天下之有素。則誰曰賦有良法。果何自而出此賦乎。是以禹自洪水橫流之時。而汲汲於平治之者。蓋傷五行之汨陳。稼穡之未藝。而天下無以爲生生之利。及夫地平天成。而六府有允治之美。極孔修之善。則其辨土田之上下。分貢賦之輕重。又固可緩耶。惟始也興天下之大利者。所以爲致民之安。終也辨地制之所輸者。所以爲取民之則。嗚呼。聖人始終一念。無非仁愛之著見也。後世取民無制。甚致有二吾猶不足之說者。又豈知成賦之所以治乎。吁。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爲國家者其益致思是云。

仲虺之誥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劉叔遠

內外合德而中道立。則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必矣。夫中者天下之所同得也。人君既昭吾之德。又以吾所同得之理而建之。天下豈有他道哉。不過以義制之於外而事得其宜。以禮制之於內而心得其正。內外合德。則中道既立。非特可以建中於民。而垂之後昆者綽綽乎有餘裕矣。此無他。禮義者所以爲建中之具。吾以禮義建其中。則天下之民皆囿於禮義之內。無往而非中矣。傳之於後世。亦何往

而非中乎。吁。此人君明德之功也。故仲虺之告成湯曰。予聞。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傳曰。人生之初。無知賢愚不肖。莫不與之中。奈何氣稟拘之。人欲蔽之。於是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於是民不能以自中。所以扶植是中者。責在乎君。聖人者出。作之君師。明吾之德。推以新民。而立中道於天下。以至傳於後世。皆吾明德之所推也。堯以執中一語授舜。舜益三言。其曰人心道心。危微精一。所以涵養其在心之中。其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裁度其在事之中。內外交養。動靜相資。而中道立矣。孟子有言。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執非執中之道乎。仲虺之告成湯。其揆一也。今夫中果何道也。其未發也。纖之在心。則偏不倚之中。其已發也。見之行事。則爲無過不及之中。是中也。人心所同得。則謂之德。以天下之共由。則謂之道。吾之所謂大德者。卽民心所同得之中。彼之所謂中者。卽吾所懋昭之德。德卽中也。中卽德也。吾能明己之德。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廓然大公。一身固天下之所取正。人心之所環向。中道之標的也。而豈外立一道而爲中哉。亦不過因人心同得之禮義以建其中耳。何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天下之事。是非可否。從違取舍。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惟以義制之。則酬酢萬變。各適其宜矣。人有一心。忿懥、好樂、憂患、恐懼。往往不能無偏倚之失。惟以禮制之。則喜怒哀樂。各得其正矣。外而制事。而事得其宜。內而制心。而心得其正。然事在外而義由內制。心在內而禮由外作。此內外交相培養之道也。如此則吾之一身。無適而非中。表立於此。而影從之於彼。其有不歸于中者哉。不惟可以建中于民。而德垂後裔。皆此中道之流行也。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嘗攷之經。此中之立。非惟天下之

民皆會歸于中道之中而後世子孫亦會歸於中道之中矣當時親炙聖人又且垂諸後昆其建中當何如哉厥後武王之建極亦得夫斯道之傳也是其傳諸後世聖人亦有餘裕也而況當時之民乎況吾後世之子孫乎仲虺之言誠陳善閉邪之言也然但曰昭德則人君未有下工夫處故又遡其源而至於制事制心之語是蓋明德建中之要務也又推其流而至於垂裕後昆開顯義之餘休亦明德建中之效驗也非謂昭德則能建中於民而制事制心則能垂裕後昆也讀書者不可以不察

伊訓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饒士元

聖人經綸大經之道舉其綱則一言而有餘詳其目則屢言而不足夫大經公於天下而必自聖人始能復之者無他以聖人言道德之兼從上下人己之交盡而已何者人紀之在天下未嘗泯也聖人出而始有以修復之則所以修之者必有道矣蓋以其樂善言之則從諫弗咈先民是順者所以修此人紀也以其修身言之則明於居上忠於爲下厚於責己薄於責人者亦所以修此人紀也自治之功無一之不周則人倫之修安得不自聖人肇之乎吁此聖人所爲人倫之至也故伊尹即先王以告太甲而言云云嗚呼綱常之理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非獨一人之能事亦非獨一人之所創見也而作新其舊使人倫再明於世者卒其賴於聖人何哉蓋極弊久壞之餘彫弊淪堙之後非聖人振起而

修之不足以扶植於不泯不滅之地。然聖人初非遠人以爲道也。常人拒諫飾非。侮慢老成。而聖人則聽言而從善。故人倫之道由以明。亦非改其舊而爲之也。常人援上陵下。責人忘己。而聖人則修身以自治。故綱常之理由以行。道在天下。而惟聖人能經綸之。則聖人修復之初。安得不爲人倫再造之始哉。且成湯之先。桀之時也。三綱淪而九法斁。五常壞而庶事隳。古聖人所恃以維持天下者。殆不絕如綫矣。成湯一出。舉而修之。是猶復日月於既蝕之餘。回造化於旣剝之後。不啻如綱常之初建也。故曰。先王肇修人紀。肇之云乎。從此而始之謂也。修之云乎。從今而復之謂也。父子而修其仁。君臣而修其義。長幼而修其序。三綱五常。無一或虧。而大經大本。煥然復明於世。其功爲何如哉。然而此舉其綱而言之也。舉其目而論之。則有非一端之可盡者。觀其從諫如流。而好問則裕。則人紀之詳有所講明矣。觀其尊老敬賢。而學于古訓。則人紀之妙有所倣法矣。居上而克寬克仁。以盡其明。居下而小心事桀。以盡其忠。則克明克忠。非人紀之无所虧者乎。用人惟己。而與人無求備之心。改過不吝。而檢身有不及之慮。則怨人責己。非人紀之無不盡者乎。向也。庸君世主。絕諫慢賢。虐民自肆。而今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則向之廢而今之修。向之壞而今之復。非聖人肇始之功而何哉。

羣英書義下

說命上

林世良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君之託物期望臣之納誨言愈詳而意愈深矣商之高宗有資於誨猶金之有待於礪濟川之有待於舟楫歲旱之有待於霖雨也臣之納誨亦猶礪之於金舟之於川雨之於旱也且賢君資臣於納誨之切而必三言夫用汝作之詞誠能隨其用以全其用始無愧於金有礪濟有楫旱有雨矣凡三言之雖若一意而實一節深一節也傅說安得不任其責哉說命曰云云大旨如此愚嘗讀書舜命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繼之曰汝翼汝爲汝明汝聽豈聖人必待大臣治之歟蓋託物以喻君臣相濟也當如此周公謂召公曰若游大川其濟小子豈成王必待周召輔之歟蓋託物以喻臣之當濟也亦如此前乎虞舜後乎成周何往而非託物以論君臣之相濟今高宗託物說之朝夕納誨詎不信然今夫五行之用六府所修莫先於金然金豈能自成器哉必待它山之石以礪之也今也用汝而作礪也汝克盡礱錯之力則我有純粹之善猶金之無瑕疵矣濟川之具莫急於舟楫況巨川乎所謂巨川者若將隕于深淵之比非舟楫孰能濟其不及哉今也用汝而作舟楫也汝能濟其匡救之責則我無艱險之患

猶巨川之不病涉矣。歲旱之望。莫急於霖雨。況大旱乎。所謂大旱。若大旱望雲霓之類。非霖雨孰能慰天下之望乎。今也用汝而作霖雨也。汝克盡格非之任。則我有沃心之喜。猶大旱之被潤澤矣。故能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實由作礪而後見乎。惟木從繩則正。亦自作舟楫而後致乎。厥後啓乃心。沃朕心。又豈不自作霖雨而後有乎。故託物若金必待石礪。猶云可也。至謂川而曰巨。非舟楫莫能濟。旱而曰大。非霖雨不能蘇。蓋時之宜而求之切。望之急而思之深也。高宗之語若此。傅說宜不容不致力於中矣。說命三篇。皆高宗命說之辭也。初以舟楫霖雨爲喻。繼以麴蘗鹽梅爲喻。又以股肱惟人爲喻。無非託物以見君臣所造益深。所望益切。嗚呼。物相成而後相濟。猶良臣相合而後聖君。非虛言也。天下之理一也。故他日高宗爲商令君。傅說爲商賢佐。是豈偶然哉。千載一時耳。

洪範

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爰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天下有无爲之治。聖人所以安其常。天下有不同之治。聖人所以盡其變。蓋聖人以三德治天下。凡正直之尙者。治體之本然。而剛柔之施者。所以裁其過。輔其不及者也。聖人豈不欲平康而一以正直哉。之世之常變不齊。人之高下亦異。不可无剛柔克治之力。是故平康之人。无事矯弗。正直之用一也。非治之以无爲者安其常乎。或以剛克剛而以柔克柔。或以剛克柔而以柔克剛。剛柔之用四也。

饒士謙

非治之有不同者所以盡其變乎。聖人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洪範六三德曰云云。嗟乎。聖德之人出而治斯世。宜以中正而有餘。又何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蓋亦各有所宜焉耳。聖人以至正至直之德。相安於无爲者。與天下之適中。所以待其當者然也。以剛克柔克之德。相濟於不偏者。約天下而歸中。所以應變者然也。向使天下夫既或治之。則亦惟其直道而行。而聖人可以遊乎无爲之天矣。奈何世變無窮。而習尙之或偏。風氣之不純。而資稟之或過。自非強者威之。弱者懷之。退者進之。亢者抑之。委曲以施其剛柔。而使終歸於无過不及之地。吾知聖人中正之本心有不能以直遂者矣。君子明畸之旨。焉得不詳於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哉。於乎。聖人中天下而立。何其變通而不窮。神化而無方也。彼其世底隆平。俗臻康乂。下无甚強甚弱之民。上有无反无側之治。則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舉一世而相安平正之中。斯固聖人之本心也。然天下大矣。衹金革死而不厭。不有強梗而弗順者乎。寬柔以教。不報无道。不有變和而委順者乎。強弗友者。必遏之以威。故以剛克治之。燮友者。必撫之以寬。故以柔克治之。蓋各隨其氣質而施之。以有不同者焉。曰猶未也。下而不上。內而不外。不有深沈而潛退者乎。上而不下。外而不內。不有高亢而明爽乎。沈潛者必進之於高明。故以剛克治之。高明者必退之於沈潛。故以柔克治之。又各因其氣稟而待之。有不同者焉。古之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陽以舒之。陰以斂之。舉四海而爲皇極之俗者。大概以此。故吾讀洪範書。五皇極居中。六三德次之。皇極之疇曰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宜若无事於剛柔矣。夫何

高明者。煢獨者。不可一律齊。有猷、有爲、有守者。與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又不可以一概論。則所以治其民。斡旋其風俗者。不可執中而无權也。故曰。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趣時者也。皇極之所以行。舍三德何以哉。抑嘗觀有虞之盛。恭己南面无爲而治矣。至於征苗之舉。柔遠之施。必有以制強變之異宜。直而温。寬而栗。又有以濟其德性之偏者焉。正直剛柔之用。有虞之治且然。箕子安得不于武王而詳之。後世皇極之道不明。始有作威虐者。自謂之剛克而非剛也。姑息苟容者。自謂之柔克而非柔也。優游不斷者。自謂之無爲而非正直也。於是武王、箕子之志荒矣。嗚呼。安得皇極之盛際而與之陳乂用三德哉。

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利士貴

聖人斷天下之疑。詳謀於神者。固以無心爲公。而必定謀於人者。示不越乎人心之公也。夫聖人假蓍龜以決人事之疑。而復合人言以定蓍龜之應。其假蓍龜。豈以神其謀。而其合人言。豈以鬼神之不足信哉。莫公於人心。而私心之疑。未免蔽其公。則蓍龜之謀。不厭其詳者。以其無心也。然聽於无心而不參乎人言之皆合。則吾恐其猶未合於公。而滋人心之疑也。故洪範稽疑。卜五占二。以推衍人事之差忒。聖人固不待蓍龜之意。然及立人作筮。則三人中二人言同則從之。豈非蓍龜之无心。所以通人心之公。而神謀初不越於人謀也歟。故曰云云。嘗謂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以人心之不可誣也。果如是也。

無事於謀可也。而又何事乎神人之參聽者。惟夫公道之有嚴也。而後人始有失其本心也。未免羣疑紛擾。而不能成天下之務。聖人憂之。謀以斷之。則固將以其本然之公者覺之也。而无以開其疑。則其本然者。終不能以復。於是而蓍龜之用興焉。夫蓍龜豈其靈於人哉。人與物一理也。人以有心而疑忒滋。物以無心而公理著。以靜觀動。則凡象數之粲然者前陳。皆吾念慮之本然者也。故蓍龜之謀雖著。而必參考之於論議之所同。從善則吉。違衆則凶。不在於蓍龜。而果定於人心之公也。洪範九疇。七曰稽疑。卜之用龜。其卜有五。雨、霽、蒙、驛、克、是也。蓍之爲筮。其占有二。貞、悔、是也。人之有疑也。則智昏而行過。卜古之用。推衍過忒。曰五曰二。所以盡其變而開人心之公也。夫既立之蓍龜矣。吉凶聽焉可也。而作之卜筮。必立三人。參考其言。而從二人之同者。何哉。蓍龜之靈。卽人心之靈也。此以惑而迷。彼以靜而斷。蓍龜之斷一定。而人心之天不復者亦寡矣。始以彼而決此。卒以此而定彼。然則公理果在於物耶。抑專在人心耶。蓋通天下一公理也。故蓍龜可以斷天下之疑。人爲萬物之靈也。故神靈之謀卒无爲。人謀之靈有以合。以无心爲公。示疑心之爲私也。以從衆爲吉。示公理不必求之人心之外也。是法也。自天錫之。自禹序之。箕子、武王、復申陳之。皇極之建。蓋爲此也。而天下後世。其孰能違之。雖然。有卜筮之蓍龜。有聖賢之蓍龜。若付之瞽史。雜以巫覡。則爲桑林之妄。僊句之僭。實沈、臺駘之妖。眞蓍龜有是哉。惟反而求之吾心之公。則易之神知。魯論之不占。中庸之至誠如神。皆蓍龜也。又何拘於此。

又　劉叔遠

聖人有卜筮之法以推過差則必立卜筮之人以相參考夫卜筮之道一至公無私而已卜筮固至公也而卜筮者非其人焉則亦無以傳其至公无私之意也何則雨、霽、蒙、驛、克卜兆也貞、悔占卦也此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然其作卜筮也必建是至公之人而取其至公之論焉然後始終乎至公无私之心而吉凶可以前知矣洪範曰云云嘗謂聖人有大疑而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則亦天下之公論矣然有心未若无心之爲公有情未若无情之爲是也此聖人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命於鬼神而无所容其心焉然而鬼神固無私而初非視聽之可聞也故假蓍龜以驗其卦兆苟卜筮而不擇建其人建其人而不立三人以相參考則人爲之私將有以間其至公无私之心而鬼神之意終不可得而知矣其欲定天下之吉凶而成天下之亹亹也難矣哉大抵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五行自然之理而卜之兆也曰貞、曰悔此占卦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又有以遇卦爲貞亡卦爲悔者此皆所以傳鬼神之意而推人事之過差者也若夫卜筮之人又所以傳蓍龜之意也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故必擇是至公无私之人而建立之然後可命之以卜筮也然聖人之心尤恐一人之私言未足以盡知蓍龜之意故凡卜筮則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而卒從二人之公言則鬼神雖不可見聞而其昭示乎聖人者反有甚於諄諄然而命之者矣蓋天下之事惟至公无私者先知之苟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未有能先知者也夫鬼神之能先知亦以其至公无私耳今聖人既以至公无私之蓍龜紹天之明又以至公无私之人以傳蓍龜之意而又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而歸於至公之論焉純乎至公无少私

意則事之吉凶可否无毫髮之或遺矣嗚呼此蓍卜筮之良法也歟雖然龜惟鑽灼之易而筮有扐揲之難故下文但有龜從筮逆而无筮從龜逆周禮大事卜小事筮傳曰筮短龜長是也噫稽疑固以卜筮爲主卜筮又以人謀爲先後之舍卜筮而詢人謀者固有過矣然徒逆事於卜筮而棄人謀者亦豈聖人之意也哉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劉叔遠

事之重而惑於心者當參諸人而決諸神也蓋事之可疑者殆非人已之所能明必質諸鬼神而不惑也夫所謂大疑者非末節細故之謂國事之所係有莫重焉事之大而疑亦大又豈人謀所能斷者故雖先明諸心以及卿士庶人其疑終未可定也必謀之於卜筮之靈而後吉凶審焉吁鬼神者至公無私也人已者猶未免意氣之招徠也事有大疑可徒參諸人已而不質諸鬼神哉洪範曰云云嘗謂人君之於天下與其事有可疑而決諸人神孰若无疑之爲愈也然往往不能无疑者抑獨何哉蓋人心本无疑也惟國家事變紛紜之衝不幸有大更革有大舉動雖欲無疑其可得乎故事有輕重疑有大小疑之小者或區區事爲之末或淺淺可疑之端此又何必決諸神謀如此其重哉雖決於一己之心可也謀及一國之士可也極而謀及天下之廣則已審矣若疑之大則事之重者焉禍福之所關安危之所係又豈己心之所能明而人謀之所能斷哉謀之己心未可也謀之卿士未可也謀之庶人未可

也.要必命乎蓍龜者.質諸鬼神.然後知孰爲事之禎祥.孰爲國之妖孽.則其可疑者.有不啻如冰釋之渙然矣.然則國有大疑.參諸人而不質諸鬼神者.是猶局於人而未造乎天也.決以見識之私.未明於无心之神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其惟蓍龜乎.又嘗因是而有考焉.箕子首陳洪範之中.稽疑居其七.豈無關於治教者哉.蓋稽疑一疇.以卜筮爲主而辨惑也.是以人與蓍龜之皆從.此固吉也.人或違而龜筮從.亦吉之先見者也.人從而龜筮或違.則不可有所爲矣.故必龜筮從而後无疑也.而此章之旨.首揭之曰.汝則有大疑.則以數條者.斷大疑之類例也.故必假至公无私之物.以寓吾至公無私之心.則天下之事.孰有逃於吾蓍龜之明者.然古人非大事不卜.亦以此歟.雖然.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此舜命禹之辭也.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予.敉甯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此成王東征之語也.自古聖賢之君.事有疑而心有惑.未有不參人謀而斷以神謀者.詎不信然.

召誥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

大臣化難化之人.始猶欲人君潛消其驕淫之性.終則惟欲人君自反其敬愼之德.召公之論化商.何其忠厚之至也.始則告王曰.王當先服殷御事之臣.俾之比介我周御事之臣.庶乎薰陶漸染.有以節其驕淫之性.日改月化而不自知.是猶欲素望殷士之潛化也.終則復告王曰.王當以敬作所.居之而

不遷。以不敬德爲不可。凜然而不敢犯。則是惟責其君之不可不敬。而殷士之化不化。不復責之焉。其所以待殷士者。何其忠厚如此哉。故其成洛之後。拳拳告成王曰。云云。嘗聞古昔聖賢之用心。責己重以周。責人輕以約。蓋責人而不責己。人必不服。以責人之心責己。人自无辭。此古大臣之論化人所以甯過於忠厚。而不肯從事於力要強制者爲此也。孟子論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自常情觀之。鮮有不以忿疾之心應之者。而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禮也。而彼之橫逆。恬然若无與於己者。吁。自古聖賢之用心。往往如是。召公之論化殷。其一出於此歟。公之意若曰。有殷御事。在周爲頑民。固可罪也。在殷爲忠臣。亦无容以深罪也。故不肯以一毫威怒加之。惟欲其潛孚而自化焉。服殷一事。萬事莫先。成周之成。端爲是耳。吾君惟彼之遷于洛邑。密邇王室。與我周御事相與比附。謂之曰比。自宜有以潛消其強梗之習。又俾與我周御事相爲介副。謂之曰介。自宜有以默收其乖爭之心。雖其驕淫之性。未易以旦暮化。而習與正人居。不能无正。將與日俱邁。而日改月化矣。召公待殷士。可謂忠厚也已。然是猶見忠厚之至也。蓋是由欲使之化也。是猶求所以化之之術。猶有責人之意也。迨其後則惟欲責己。而不復有責人之心矣。故又告之曰。正己而後可以正物。治人必先自正。欲使殷士之率化。不必強其必化也。惟反求諸己而已矣。王必以敬爲所。如所其无逸之所守之而弗置。如北辰居其所之所安之而不遷。又爲不可不敬之辭。凜然如嚴師之戒子弟。又申之以德之一字。必欲其深造自得於此敬而後已。則敬人者常敬之。殷士雖難化。尙何患其終於不率化乎。至是不復有仇殷士之意矣。吾嘗

考周家化殷之本末。而後見聖賢之用心。殷士之反覆。若以不仁處之。當何所不至乎。而成王、周公之心。不如是也。潛移默化之成。召公實往。灤水之東。特以處之。蓋不嫌於梗化。惟使密邇王室。薰陶漸染。以待其自化。今取其書讀之。曰之曰庶殷。猶未見其待之之意也。迨其既遷也。周公以王命告。則直以士稱之。不曰商王士。則曰爾殷遺多士。何其待之之厚也。成王、周公之書。蓋未嘗以頑民斥之也。然召公猶以爲有心化之。孰若以无心化之。委曲勸誘。而必期其化。孰若反自責。不期而自化。故敬之一字。屢以爲王勉。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其疾敬德。至是又丁寧於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之語。召公於此。可謂忠厚之至矣。而殷士亦未嘗不可化也。當周公用書之時。庶殷丕作。驕淫之性。已爲之少革。迨其後也。世變風移。殷士不復爲周患者。八百年如一日。忠厚之報。可謂明矣。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詎不信然。

□□□

相觀於下者。有防範進修之漸。主敬於上者。必有居安持久之功。夫以親臣而養其初服之臣。漸涵浸漬。必有以漸而後化。故篤恭以垂教於上者。非有常不可也。殷之臣至難化者。賢君其可不先有以化之哉。惟使之相親相輔於成周之臣。漸染陶成。相觀爲善。節其驕淫之性。以成其日進之功。斯可矣。然而非人君端本於上不可也。下之變化也以漸。必上之躬化以久。以敬作所。朝夕於是。庶幾乎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王其可以不敬德乎。以恭敬悠遠之心。行漸摩薰蒸之教。待難化之人。固不得不然

也云云召公所以爲成王告也事有以漸而後成人有以漸而後化者要當以有常之心悠久之道行之夫德而入人者深必由其教之所行者久成功之大必其用力之積故以夫子而見用於世必三年而後有成王者之漸民以仁必世而後浹淪浹洽而況於化商紂之遺臣以周列而委曲調護雍容誘掖於下以吾身而恭己南面澄源正本於上者乎夫殷之御事驕淫矜伐不遵王化者也周之御事秉德之素而被化之深者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王能使之相近相親夾輔導習則和氣之所薰蒸德澤之所漸被英華之所照灼雅量之所陶成豈曰小補哉謂之節性則今日而撙節之明日而裁制之防範之功固有其漸矣謂之曰邁則今日而進乎此明日又進乎彼進修之事尤有其漸也人君以一身爲教化之本其可急遽苟且不待生白得之乎其可怠慢忽略不盡其綏來動和之道乎夫敬者修己以安人之道也篤恭而天下平之妙也人君端拱南面於上而商之臣感動變化於其下故王之敬王之安宅也動靜起居無不在是可也王之敬王之廣居也出作入息莫不由是可也王之德其可以不敬乎蓋人君之居敬教化之本也羣臣之漸染教化之助也嚴君既有以訓其子而兄弟之怡怡者又從而游優輔翼之嚴師既有以教其弟子而朋友之切切偲偲者又從而雍容正救之吾知其不止於至善不止矣特不可以急遽苟且而作輟靡常耳君臣之際不猶是乎此召公所以爲王言也雖然所其無逸即王敬作所之謂也周公蓋亦爲王言之矣豈非敬者王道之所以成治成終其始也固不可以商臣之難化而輟其動化之機其終也尤不可以商臣之已化而惰其自修之事

君奭

吳周翰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職列於內外。而德之同者无所間。誠協於上下。而事之舉者无所疑。夫內外大小之臣。交相用德。以維持其天下。則通貫浹洽之既久。動而民莫不信。宜也。是以內之百姓。與夫王人之微者。莫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焉。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舉德而用乂其君焉。曰罔不曰咸。則人臣莫不用德。固已洋溢浹洽於天下矣。一人有事於四方。又豈不如龜蓍之卜筮。而相與敬信之乎。无他。有翕然用德之效。則有隱然孚契之心。商之盛時然也。云云。見於君奭之篇。嘗謂天下之所以敬信其上者。固在於有事之時。而實在於无事之日。於有事之時。惟有以驗其眞成信向之心。於无事之日。必有以盡夫維持固結之道。唯夫內外无間。小大如一。渾渾乎相與於道德之中。而後維持固結有可言者。然分職授任。不爲不多。建侯樹屏。亦爲不少。苟有一人之非德焉。則其所以施於天下者。必不能純全而無間矣。一旦有事之際。又安有潛孚默契之妙哉。夫百官之著姓。王事之卑微。此皆在內之官。而職有小大之異者也。秉持其德。而操守之不失。憂恤以德。而謀慮之不違。今小大罔不然也。小臣之布列屏侯甸之分任。此皆在外之官。而職有小大之異者。以奔走服役。莫敢怠遑。惟德是稱。治其君事謂之咸。則亦莫不然也。內之用德者又如此。自於大而及小。莫不以此而相承。以此而相應。道德之澤。薰蒸融

液。其漸涵浸漬之久。非一日矣。惟動不應篌。志理勢之必然也。故若征伐。若會同。凡有所事於四方。而四方之人。如龜之卜。如蓍之筮。敬之而無所忽。信之而無所疑矣。孚者。誠之在中者也。天下之敬信。則非信其事。乃信其德耳。抑嘗考之。周公此言。蓋承上章言殷之六臣。輔導其君。有格天致治之效。遂言內外賢人之多。皆伊尹以下諸大臣號召而倡率之也。周之興。既有虢叔、閎夭之徒。而文王之德。降于國人。四人尙迪有祿。而武王之德。覆冒天下。凡內而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外而大都、小伯、藝人、表臣。以至百司、太史、尹伯。凡官使於文武之進者。無非常德之吉士。亦豈非倡之於上者有其人乎。今日而明我周公與召公責也。公也懇切而累累言之。爲召公者。亦宜有所動於斯言矣。

立政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饒士謙

人臣有知人之明。而後敢敬告以爲君之實。蓋求賢者臣之職。苟無知人之明。則其所進者非矣。其何告君以任賢之實耶。故古之人於九德之行。必迪知而忱恂焉。夫知之至。信之深。則求賢之道備矣。乃敢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致告以序其爲君之實。使人君於九德之行。宅而任之。於常伯、常任、準人之職。而後可以爲君。如此則三宅之任。皆九德之行。任人之道。孰有外於此乎。此周公所以爲成王告也。云云。嘗謂求賢者人臣之職。任賢者人君之職。何也。未用之賢。非深拱嚴廊之所能知。則知九德之行。

以告於君者。非人臣之職歟。任人之柄。非左右輔弼之所敢與。則任三宅之官。非人君之職歟。人臣有知人之明。使君之所任。皆得其人。而後人臣求賢之職始盡。人君有任人之實。使九德之行。皆任其職。而後人君任賢之責始盡。苟人臣不能知人之賢否。而責其君以任之。則任非其人。固人臣之咎也。然人君不能任三宅之職。則九德之行。不得以用於世。又豈非人君之責歟。有夏之世。獨知夫此也。周公所以述之以告成王也。昔者皐陶以九德之行。告禹。夏之君臣。世守以爲知人之法。故周公戒成王任用賢才之道。則述此有夏之事以告之。其意若曰。古人於九德之行。不惟曰知之而已。則必曰迪知焉。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不惟曰信之而已。則必曰忱恂焉。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於九德之行。迪知而忱恂焉。必眞知其人之行。足以居牧民之長。而無愧於常伯之任。眞知其人之行。足以居任事之公卿。而無愧於常任之職。復知其人之行。足以居任法之有司。而無愧於準人之職。其知人之明如此。乃敢告厥后曰。拜手稽首以致其敬。兩言后矣。以尊其君人之名。而后以任人之事責之君也。使人君於九德之行。宅之爲任事之公卿。宅之爲牧民之伯長。宅之爲任法之有司。而後可以爲盡君之實。則爲君者。當何如而任之耶。苟人臣知九德之行。而告之於上。而上乃不能用之於三宅之位。則不惟不能盡爲君之實。而且有愧於爲君之名。此古之告君以任人之道。不惟及其君之名。而又繼以爲君之實乎。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爲成王者。可不監諸。今推立政一書。周公不惟以前代任人之事告之。而又以文武任人之法告之。可謂詳且盡矣。而卷阿一詩。召公又拳拳及於用人之效。吁。周家得人之盛。

其亦周召之力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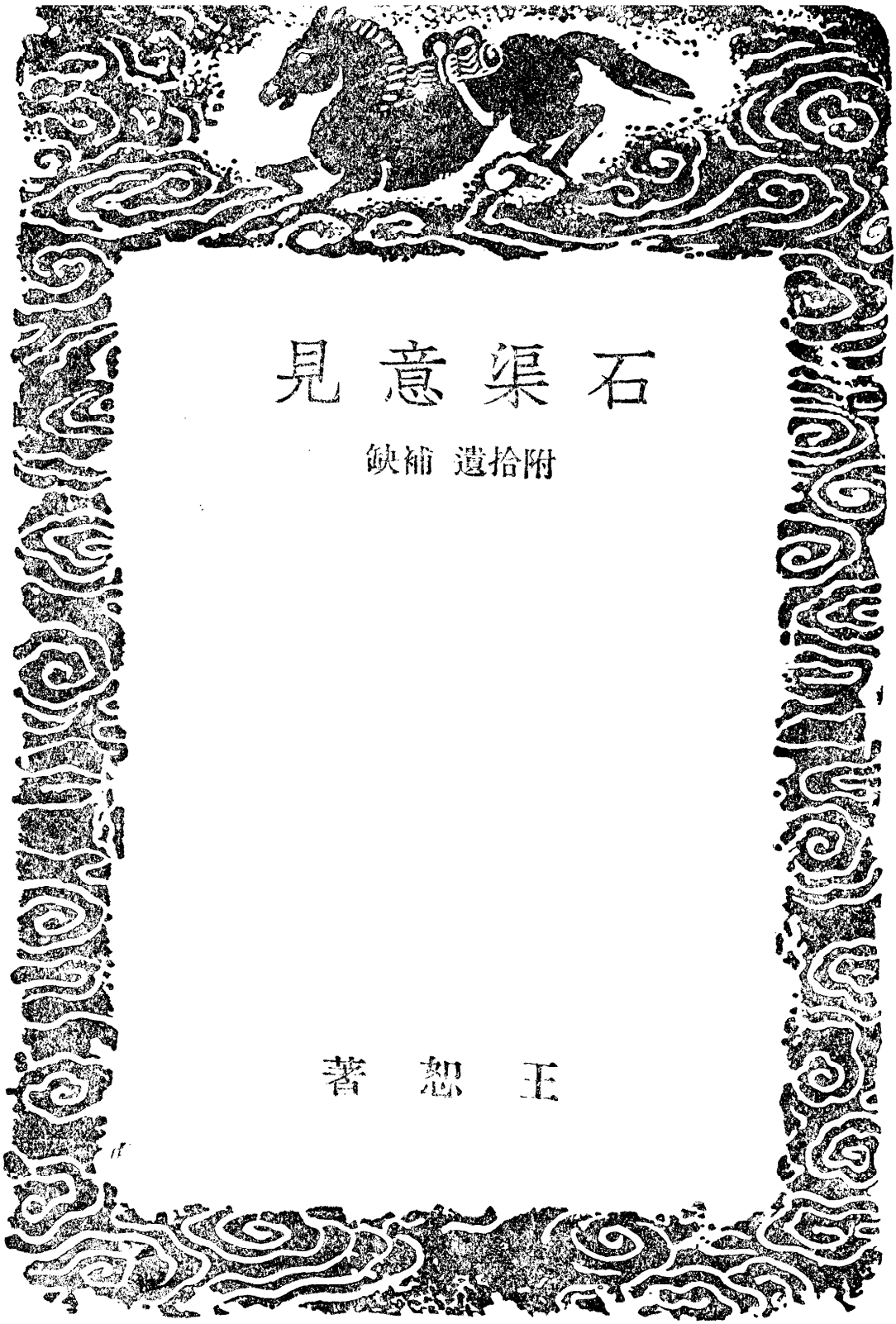
周官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傅紹開

諸侯以安民爲務。亦職於朝廷有人以倡之耳。夫諸侯出而任牧民之責。孰不當爲民以固其安者。特求其所以爲諸侯倡。則不無於朝廷之設官有賴焉。蓋朝廷之有六卿。乃天下人牧所視以表率。惟六卿之分任其職。皆能率其所屬之官。使上下相維。一歸於正。則雖不他求所以正羣牧。而倡率之道。端在於此。將見牧民之害。列居九州。皆和兆民之所當安。而坐視兆民之阜。已得於朝廷表倡中矣。此成王之命官。其牧民雖在於諸侯。而倡諸侯以盡牧民之責。不賴六卿之倡而誰倡歟。云云。見於周官之書如此。且何如斯可謂之倡也。人之言曰。表者影之隨。內者外之倡耳。抑豈知倡者未可以輕言也。國家設官。內有六卿布列。而六十官屬係焉。外有州牧侯伯。特而置之。而百萬生靈託焉。此豈職自爲職。事自爲事而已哉。受人牛羊。而不爲之求牧與芻。固非無望於天下之人牧。而推所由來。獨不關於表倡之有在乎。是故不能不分者卿之職。不可不率者卿之屬。且有愛民之德者。君也。承君德以達之民者。牧民之官也。九州之牧。各盡其職。始無負牧養之責。則九州之民。可遂其阜成之望。自古民之得其所養。由於牧民者能有以養之者。吁。民之有賴於牧民之官。固也。而倡牧民之官以盡其職者。誰歟。朝

廷正則諸侯正。內臣敍而外臣規。民無菜色。固得於善養之不薄。而上倡下隨。實基於朝廷之有倫。蓋庶邦羣后。則散居於九州。以爲生民之帥。公卿大夫。則並列於朝廷。以爲諸侯之倡。朝廷之官。或殺亂而無統。又何以倡諸侯之同爲安民計哉。故立爲六卿之職。有冢宰、司徒。有宗伯、司馬。又有司寇、司空。而六卿之下。各有六十之屬。人各有其官。官各統其屬。秩然有序。綱舉目張。則諸侯有所倡率。誰敢不圖民之安康。九牧皆知聽從。坐可享蒼生之富庶矣。論至於此。則知安民者、九牧也。倡九牧以安民者、六卿也。六卿苟不能統其屬於上。九牧何所法以安其民於下哉。吁。成王知之矣。雖然。諸侯之牧民。固六卿有以倡之。使倡之而下未從。則如之何。吁。天下安有倡而不從者哉。故唐虞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自能使萬國咸甯。周公之作洛。亦曰。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而後四方民大和會。民何幸身親見之。



石渠意見

缺補遺拾附

王恕著

本館據惜陰軒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石渠意見

石渠說

石渠者。吾自號也。吾爲誰。三原王恕宗貫也。初。吾以介菴顏所居以自警。欲不易其介。因以爲之號。人知之。又以其頗有齒霣。故多以介菴先生稱焉。既納祿而歸。乃於先塋二門前造一石渠以通灌溉。蓋欲圖堅久而導慶澤於無窮。喜其渠之成。而因以爲晚年之號。漢以石渠閣爲藏書之所。而吾所謂石渠者。既無閣。又無書之可藏。不過泝其流。求其源。以達其意焉耳。己丑季秋。自題。

石渠意見請問可否書

夫五經、四書、皆載道之器。聖賢微言。義理深遠。不有儒先傳註。初學之士。未易通曉。然而諸儒傳註。議論紛紜。有同有異。學者莫知適從。至南宋後。議論始定。四書則以朱子章句集註爲主。易以程傳朱子本義爲主。書以蔡傳爲主。詩以朱傳爲主。春秋以胡傳爲主。禮記以陳澔集說爲主。我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以人文化成天下。命時儒臣纂修五經四書大全。仍以前五子傳註爲主。而以其餘諸儒註釋分書之。以備參考。甚盛典也。恕自弱歲讀書。竊取傳註之糟粕。爲文辭。取科第。及入仕。亦嘗執此措諸行事。今老矣。致仕回家。復理舊學。其於傳註發揮明白。人所易知易行者。不敢重復演繹。徒爲無益之虛文。至於頗有疑滯。再三體認。行不去者。乃敢以己意推之。與諸生言之。許論其可否。諸生皆明理士也。以爲可。吾則筆之於書。藏諸私家。以示子孫。以爲不可。即當焚之。無惑後學。弘治己未八月壬辰。石渠王氏書於宏道書院攷經堂。

石渠意見卷一

明三原王恕著　邑後學李錫齡孟熙校刊

大學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右傳之四章。釋本末。且經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章句謂。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然傳之首章已釋明德。二章已釋新民。今又言釋本末。則是復釋明德新民也。恐不然。若將下章此謂知本一句連在此章此謂知本之後。將物有本末一節爲之首。繼之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後兩節。又繼之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終之以此。而通爲一章。釋格物致知。似乎文理接續。且大學經言三綱領、八條目。而以知止而后有定及物有本末兩節開於其中。又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及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兩節綴之於後。似無倫序。恐是舊本錯簡尙有此在。而程朱二夫子夫及考定也。今欲如此次第之。似爲得之。而經傳兩全。不須補矣。意見若此。不知有道君子以爲如何。

今定傳義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中庸

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集註謂。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集註謂。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其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似乎說自己不見不聞。然人必睡熟方不見聞。如何又戒愼恐懼得。且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有天理卽無人欲。有人欲卽無天理。如何前一段是存天理之本然。後一段是遏人欲於將萌。意見以爲若於人所不見不聞己所獨知之地而能戒愼恐懼。亦足以體道而不離矣。且隱微卽人所不見聞。愼獨卽戒愼恐懼。人雖不見聞。而己獨知之。則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故不可以不愼獨也。以此推之。前後二段是一意。前一段是做愼獨體道的工夫。而存天理遏人欲皆在此矣。後一段是申明所以愼獨體道的意思。若謂前一段是存天理。後一段是遏人欲。則誤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集註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此註極有

文彩。讀之最中聽。余嘗體認之。則難行。且中和乃人性情之德。雖有動靜之殊。初非二物。戒懼、謹獨、皆是不敢忽之意。豈有彼此。如何自戒懼而約之止能致中。自謹獨而精之止能致和。如何致中獨能位天地。致和獨能育萬物。恐非子思之意。意見謂。中和之在人。存之於心。無所偏倚。謂之中。發之於外。無所乖戾。謂之和。不獨於喜怒哀樂見之。而出入起居。發號施令。未嘗無也。子思特舉喜怒哀樂以例其餘耳。爲人君者、誠能於修齊治平之道處之。事事合乎中。則事無不諧。人無不和。中和之氣格于上下。則日月不薄蝕。山川不崩竭。而天地位矣。雨暘時若。寒暑應候。而萬物育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集註謂。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意見謂。若大而無外謂之費。而其中猶有隱者存。可說。若小而無內謂之費。而其中猶有隱者存。則說不通矣。夫婦可以與知能行。似言費。聖人所不知不能。似言隱。天下莫能載。似言費。天下莫能破。似言隱。侯氏謂。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其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意見謂。子思言聖人所不知不能。蓋言理之隱者。雖天下之至聖。亦不能知。不能行。非止言孔子之聖也。若禮若官。孔子雖不知。而老聃郯子則知之。如何謂聖人所不知。若天子之位。孔子雖不得。而

堯舜禹湯則得之。如何謂聖人所不能。詳此。而侯氏之言未爲是。欲知此章之旨。要當深味子思之言而以意會之。切不可口憑諸儒之註也。

鬼神之爲德。鬼神、蓋言應祀之鬼神。爲德、如生長萬物。福善禍淫。其盛無以加矣。以其無形也。故祀之而弗見。以其無聲也。故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言鬼神以物爲體。而無物不有。如門有門神。竈有竈神。木主爲鬼神之所棲。是也。然其有感必應。是以使人敬畏。而致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不敢忽也。謂之如在。言非實有也。集註以發見昭著釋如在。恐非是。又引詩而言神之來不可測度。不可厭射。而不加敬也。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意見言微之顯。與首章莫顯乎微。末章知微之顯同。誠之不可掩。與大學此謂誠於中而形於外同。蓋言人於至微之中而有至顯之幾。誠有是事於中。必形著於外。如鬼神之無形與聲。而無物不有。無事不見。其可不致謹乎。若將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只說鬼神。而不推之於人事。似非立言垂訓之意。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蓋因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至此以達孝贊之。謂之達孝者。言武王周公之孝達乎上下也。觀章內四達字。可見。及下文言繼志述事。與夫祭祀之禮。皆通

行之孝也。集註。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若舜之孝。天下之人豈不通謂之孝。何以不曰達孝而曰大孝乎。通謂之孝之說。恐未是。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蓋言誠者人之所以自成己。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集註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物之一字似未通。觀下文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可知。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蓋總言天地聖人也。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地惟其博厚。所以能載物。天惟其高明。所以能覆物。天地惟其悠久。所以能成物。言天地之體用。集註謂此一節言聖人與天地同其用。恐非是。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聖人與天地同其體。則是以意見度之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方可言聖人與天地同其用。集註又謂。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莫道上一段以配地配天無疆而言。此一段又以配地配天無疆而言。恐非是。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穆、深遠也。意見。蓋言天之命深遠而不息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是言文王之德亦深遠而不彰顯也。集註。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恐未安。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意見謂。大經不止於五品之人倫。如禮樂刑政九經之屬皆是也。大本者。身之謂也。身爲國家天下之本。故曰大本。化育者。造化生物之功也。倚、偏也。經綸天下大經。言至誠之聖人。整頓天下之大經大法。如治絲者。分之合之。皆有頭

緒而不亂也。立天下之大本。言至誠之聖人。立身於大中至正之地。而可以爲民表也。知天地之化育。言至誠之聖人。知天地之化育。過則裁成之。不及則輔相之。夫焉有所倚。言於此三者。處之皆得其中。而無所偏倚也。惟天下至誠爲能者。以見凡誠有未至者不能也。集註以夫焉有所倚謂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不可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集註謂。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意見謂。以存心致知言之。固無容議。如何存心止能極道體之大。致知止能盡道體之細。又以下文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四者爲存心之屬。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爲致知之屬。恐未穩。然致廣大、極高明、敦厚、三者謂之存心之屬。似矣。而溫故亦可謂之存心之屬乎。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謂之致知之屬。似矣。而崇禮亦可謂之致知之屬乎。此五句乃窮理修德之事。而爲凝道之本。不必分存心致知說。未有不知而能行之者。故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是窮其大而不遺乎細。道問學事也。極高明而道中庸。是行欲高而不過乎中。尊德性事也。溫故而知新。亦道問學也。敦厚以崇禮。亦尊德性也。

石渠意見卷二

論語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或曰。爲仁之仁當作人。蓋承上文其爲人也孝弟而言。蓋言孝弟乃是爲人之本。最有理。集註之說。似乎牽強費力。

巧言令色。鮮矣仁。意見謂人固有飾巧言令色以悅人而亡心德者。亦有生質之美。言自巧色自令。而心德亦不亡者。此聖人所以言其鮮。以見非絕無也。集註謂專言鮮。則絕無可知。恐非聖人意。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昔史佚告成王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意見聖人斯言。其原蓋出於此。而節用二字尤切當。然此五事施於政事之間。則政必成而民必安。若徒存諸心而不見諸行事。則政何由成而民何由安。集註謂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未詳何意。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意見以爲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蓋無忠信以爲主也。若以忠信爲主。則自重厚。自有威嚴。所學自堅固。集註解主忠信。不本上文而言。似乎脈絡不貫通矣。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意見蓋言君子飲食不暇求飽。居處不暇求安者。志於敏於事而愼於言也。就有道而正焉。就有道之人而正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斯可謂好學之人也。蓋古之學者。其要在乎謹言愼行以修身。非徒記誦辭章而已。故夫子告子張曰。愼言其餘。愼行其

餘。又曰。言忠信。行篤敬。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是皆以言行爲學也。今之學者。惟務記誦辭章以取科第而已。其於言行也。多不致謹。此其所以不及古人也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謂。蔽猶蓋也。他書有以斷字訓蔽字者。蓋言詩三百篇。一言以斷之。曰思無邪。尤切當。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或問。爲政者當先德禮而後政刑。今夫子先言政刑而後言德禮。何也。曰。夫子但言政刑德禮感人淺深之不同。非言政刑當先。德禮當後也。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集註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意見謂。木鐸乃徇于道路之物。非得位設教者之所振者也。此說非是。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此說爲是。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集註謂。善者。美之實也。或問何以見其美之實。曰。作樂以象成功。舜之樂舞樂歌。必形容其揖遜得天下之狀。故云盡美盡善。武之樂舞樂歌。必形容其征伐得天下之狀。故云盡美未盡善。

朝聞道。夕死可矣。意見以爲孔子初學之時。急於聞道之言。非不惑之後之言也。且吾儒之徒之願聞道。皆欲成聖成賢。致君澤民也。若早朝聞得道。一事不曾成得。到晚就死了。何益之有。則知此乃孔子初學之時急於聞道之言。非不惑之後之言也。

吾道一以貫之。意見。以爲一卽心之理也。心爲神明之舍。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夫子蓋謂吾之道不在乎他。在乎以一己之心。貫通萬事。曾子蓋謂夫子之所謂一以貫之者。不過忠恕而已矣。忠恕乃盡己推己之謂。而爲吾心之權度。所以稱輕重。度長短。而爲應事接物之本。人能盡己推己。則可以酬酢萬變而無不通矣。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意見。以爲斯蓋指修己治人之道。而言未能眞知無疑。未可以仕。仕則未免於冥行妄作。壞事殃民。開之用心如此。此夫子所以喜之也。程子謂漆雕開已見大意。所謂大意者。不過修己治人之道。外此則惑人矣。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集註謂。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意見。以聞字推之。又以下文言字證之。文章只是言語文辭。非威儀也。若是威儀。只可言見。不可言聞。

雍也可使南面。集註謂。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意見。以爲南面不止爲人君聽治之位。而諸司衙門亦皆南面也。仲弓縱有寬洪簡重之度。聖人未必許其可使居人君之位。不過許其可使居南面爲正官也。集註之言。似爲過矣。觀仲弓居敬行簡以臨其民之言。可見不過爲親民官耳。

據於德。依於仁。若依集註解二句。辭雖殊而意則一。使學者如何體認用功。意見。以爲仁是仁者之人。依乃是親近之也。既執守其德。又當親近仁者以輔成其德。卽弟子章孝弟謹信。汎愛衆而親仁之意也。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意見。以爲聖人非爲束修之禮而教人。且束修亦非贄見之物。蓋言能自行檢束、修治其身者。是爲謹飭之人。有受教之地。吾未嘗不誨焉。否則誨之亦不入。故不誨焉。卽下章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之言而觀之。則知聖人之教人。不論束修禮之有無也。又按。後漢馮衍傳注。束修、謂約束修身。又可見非禮物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且孔子嘗以君子哉許蘧伯玉南宮适及子賤矣。今而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似乎當時此三君子皆不在也。其他君子雖有之。而未之見耳。故發此歎。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集註釋爲之謂爲仁聖之道。意見。以爲孔子旣不敢當仁聖之名。又豈肯言我爲仁聖之事而不厭。以仁聖之道誨人而不倦乎。爲之爲、猶學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意見。以爲斯猶須也。是用力的字。動容貌。須要遠暴慢。正顏色。須要近信。出辭氣。須要遠鄙倍。此乃君子之所當貴重者。若籩豆之事。則有司之所當管。非君子之所貴也。或以斯爲不勉強。自然如此。恐未安。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意見。以爲仁者心之全德。當以爲己任。如人君付我以重任。我則盡心力爲之。雖遇大利害亦不辭。豈不重乎。然旣爲之。不可始勤終怠。必鞠躬盡瘁。至死而後已。豈不遠乎。

興於詩。意見以爲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讀之可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故曰興於詩。所謂詩可以興者。此也。立於禮。禮以謹節文。有曲禮經禮。人能知之。則敬愼威儀。言動無失。可以立於鄉。立於朝。故曰立於禮。所謂不知禮無以立者。此也。成於樂。樂以和神人。用之於郊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於燕享。則賓主情洽。不特此也。事無大小。非和不成。故曰成於樂。諺所謂筵前無樂不成歡者。豈異此乎。集註謂學之初。學之中。學之終。若然。則是學之初不可立於禮。學之中不可成於樂。學之終不可興於詩也。恐未是。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意見以爲凡人狂者多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多誠實。此中等以上人也。若直而不狂。謹厚而有知。誠實而有能。此上等人也。既狂而又不直。既無知而又不謹厚。既無能而又不誠實。全無可取。此下等人也。聖人曰吾不知之者。忠厚之意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意見。蓋謂成功中而有文章。非成功之外而別有文章也。

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意見。以爲後之有天下國家者能如此。誰得而非議之乎。

子罕言利。孟子曰。何必曰利。意見。以爲不須如此。若其事利於人。亦利於己。不害於衆。則當決意爲之。切不可以利字爲嫌而不行也。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意見。以爲顏子領夫子博約之教有得之後。追述在前未領聖教之時。以聖道爲高也。仰之則彌高而不可見。以爲堅也。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入。瞻之若在前。忽焉若在

後。蓋言己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也。集註謂。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若然。則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非道歟。知止而后有定。又非道歟。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意見。以爲衆人只道聖人無所不能盡。觀於此言。恐聖人亦有未能盡處。非謙辭也。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言人有可與之共學以窮其理。而未可與之共行其道者。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言人有可與之共行其道。而未可與之卓立乎其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可與立。未可與權。言人有可與之卓立乎其事。而未可與之權其輕重以適宜者。竊意此章與孟子論善信美大聖神。又與有事君人者。有安社稷臣者。有天民者。有大人者。皆論人品之不同也。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集註謂。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意見。以爲不知何所據而謂先進文質得宜。蓋先進於禮樂。質勝其文。故時人以爲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故時人以爲君子。或曰。何以知之。曰。商尚質。周雖尚文。其初猶因商之舊。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集註謂。蓋欲損過以就中也。不然。蓋欲從質以矯其文之過也。或曰。何以言之。曰。觀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可以知聖人之意矣。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集註謂。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意見。以爲

若以道事君。而君不聽其言。固當去之。如不得去。則如之何。曰。盡心而已矣。盡職而已矣。用舍惟君所命。決不阿諛取容。食焉而怠厥事也。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集註謂。爲己、欲得之於己。爲人、欲見知於人。意見以爲今之學者。豈徒欲見知於人。特其頗有知識。挾制人長短。議論人是非。而不顧自己長短是非者。比比皆是。所謂其終至於喪己者。此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意見以爲想是當時有妄毀譽人者。故聖人言。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有可譽之實。因以歎今斯之民卽三代之民。而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不妄毀譽人。何今之民毀譽之過情也。集註謂。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恐非聖人之意。

君子憂道不憂貧。蓋憂修齊治平之道有未能。所以不暇憂貧也。此余之所憂者在此。

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意見以爲遠望之。則見其貌之莊。近就之。則見其色之和。聽其言語。則嚴厲而可畏。似乎有三變。實則無三變也。

石渠意見卷三

孟子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意見。以爲惠王因孟子言求利之害。與夫行仁義之利。遂然其言。而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乃一時開悟之言。未必能行之也。蓋悅而不繹。從而不改者歟。集註謂。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似不通。

無以則王乎。集註謂。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意見。以爲不然。以當訓作用。蓋言不用論桓文霸者之事。當論王天下之道。似乎有理。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意見。以爲上樂字當音洛。似乎理通。不知集註如何將下樂字音作洛。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集註謂。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意見。以爲國君用賢。當用尊者親者。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不得已則用卑者疏者之賢。將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可不愼與。若將如不得已解作謹之至。而下文又言可不愼與。非惟辭理不順。且又重複。孟施舍之所養勇也。集註謂。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意見。以爲人姓名之中如何用發語聲。恐非是。孟施舍或是孟賁字。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意見。蓋言氣配合義道。使其行之勇決而無所疑憚。若無義道。雖欲行之。

而氣自餒矣。然氣非道義則不充。道義非氣則不行。下文言。是集義所生者。非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是復申此一節之義。集註言。若無此氣。則其體有所不充。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是言無氣則氣餒。非是。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集註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做一節解。是也。以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至運之掌上。做一節解。似無分曉。且說辭不明白。所以學者將後一節都說做先王的事。似無勉勵後人之意意見。以爲將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做一節解。是說先王能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做一節解。是勉勵後之爲政者。誠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不難也。如此似明白易曉。

或問。井田之法。今可行乎。意見以爲不可。曰。何故。曰。今之時人稠地狹。欲人人授田百畝。其可得乎。曰。何必百畝。或五十畝。或七十畝。視彼此均一。即井田之意。曰。戶口年年有消長。苟欲均之。必須年年取勘分授。經畫疆界。若然。則官民不勝其煩勞。又且妨誤農業。受田之人必曰。此田今年屬我。明年不知又屬何人。由是人懷苟且之心。怠於耕作。糞壅。田必瘦矣。曰。十年一分。可乎。曰。十年一分。止可均一年。其後戶口有消長。則又不均矣。

或曰。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是知貢者非取民之善者也。今之賦稅何以踵而行之。意見以

爲吾隨歲之豐凶而取之。奸詐之徒。喘官作弊。賦稅年年有減而無增。將何以給軍國之用乎。今之賦稅。雖曰踵貢法而行之。一遇災傷。則爲之減除賦稅。則又似助法之意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意見以爲子產乃鄭之賢大夫。其使民也義。其養民也惠。豈不能造橋梁而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者。蓋橋梁壞而造未成。權時之用。非經久事也。孟子以謂惠而不知爲政。不亦過乎。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意見以爲此章註釋雖不差。但辭語深遠。初學難曉。依註作文。亦不失旨。求之於心。欲其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則未也。且以讀書一事。俗說便曉其意。深造之以道者。其如今日讀一受書。讀了又讀。讀之熟矣。欲其不用思想。自然得之於心也。自得之。則不能忘。失是居之安矣。明日讀一受書。又如前不忘失。則積之多。是資之深矣。積之既多。是以人間之左。則右逢間之右。則右逢。如水之有原不窮也。故讀書欲其自得之也。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集註謂。澤、猶言流風餘韻也。意見以爲流風餘韻。雖百世不絕。五世烏得絕乎。如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其言聞者。蓋聞流風餘韻也。今曰五世而絕。恐非流風餘韻也。澤、蓋謂人之色澤也。以父子相繼爲一世言之。五世不過百年。人身死。百年之後。面貌色澤無人得見。故曰五世而斬。當孟子之時。孔子卒將百年。孟子必不得見。故曰。予不得爲孔子徒

也。予私淑諸人也。言予雖不得爲孔子徒。予私淑諸人而得聞其道也。觀于此。及觀終篇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之言。可見孟子自任道統之意。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意見。以爲曹交此問。亦可謂知所向慕而謙己好學之心已躍然矣。故孟子答之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以至終章。皆教之之意。似無貶辭。而集註謂。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志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不知何所據。既曰教之以孝弟。又曰不容其受業。不知所謂業者何事也。似乎抑揚太過。非惟不知曹交。而亦錯認孟子教交之意矣。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見。蓋言人能竭盡其心思而窮究之。則能知其性之理。蓋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其理甚微。非盡心而窮究之。豈易知哉。既知其性。則知天理之流行而付於物者。亦不外是矣。與下文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相同。集註言。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是言知性乃能盡心。不無顛倒。又與下文文勢不同。恐未安。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集註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意見。以爲此說似非此章本旨。且無恆存之意。又與下文意不相屬。詳其文理。蓋言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思患預防之心。故能免其憂患。惟獨孤臣孽子。身處憂患之地。故其操心也尤危。其慮患也尤深。故能於事理無不

通達。似是本意。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意見。以爲蓋言子莫執中。爲近於道也。與孔子稱回也其庶乎之意同。是許之之辭。非貶之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是泛說。非說子莫不知。集註何以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程子又曰。中不可執也。若然。則堯舜禹允執厥中皆非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集註。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卽爲眞有。則誤矣。意見。以爲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蓋設言人能久假仁義而不歸。則仁義卽吾而在矣。安知其非眞有也。是由勉強而至於自然也。推此。則舊說亦有理。不爲誤矣。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意見。以爲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湯崩之時。託孤之命。不付之伊尹。而付之誰歟。是以太甲之放之歸。伊尹必有所受。非擅爲也。使其不受湯之付託。雖有其志。何敢爲哉。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集註。謂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意見。以爲苟非好名之人。雖一簞食一豆羹。必見於色。似是。

石渠意見卷四

易經

程子易傳。發明四聖書卦、繫辭、與夫贊易之旨。極爲詳悉。朱子謂易乃卜筮之書。是以解易只就卜筮上說。以便占者之稽疑。故謂之本義。然不讀程傳。則義理之精微不明。不讀本義。則卜筮之奧妙無考。是知二子之傳義。可參考而不可偏廢也。正統以前。學者於傳義俱讀。場屋文字。或主程傳。或主本義。俱取。其後主司偏見。主本義者取之。主程傳者不取。遂使學者不看程傳。只讀本義。坐此書房只將本義刊印發賣。而程傳、初學之士有未之見者。噫。易之書廣大悉備。變化無窮。大而修齊治平之理。小而裏飲起居之節。靡不該載。故爲六經之首。卜筮云乎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蓋言九三君子處危疑之地。將何爲哉。惟終日乾乾不息。以進德修業爲事。至夕雖可休矣。而其心猶惕然不放。故雖處危地而無過咎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意見以爲聖人大明乾卦終始之二爻。則其中之四爻亦無不明也。既明之。則見其六爻之位各以時而成也。六龍、即潛見躍飛之六龍也。聖人時乘六龍。當潛則潛。當見則見。或躍或飛。俱不違乎時。是以能當天運也。讀者當以傳義參觀。而始即元、終即貞之說。可不必用。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

謂貞之說。尤不可曉。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本義謂。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無以居之。亦不見發明居字之義。不知所居者何事。近來學者多以居之謂居忠信。意見以爲不然。居業、蓋謂處事也。修辭立其誠。所以能處事也。若言語不誠實。豈能處事乎。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意見以爲程傳與本義二說不同。程傳爲是。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意見以爲學以聚之。廣其見聞也。問以辨之。別其是非也。致知事也。寬以居之。從容處之也。仁以行之。不爲私意繫累而爲之。力行事也。

損卦。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故爲損。曰。賦稅國之所需。民之所供。若不取諸下。上何由足。曰。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不過什一。不爲剝民。過什一。則是剝民也。

益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爲益。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曰。上之所用。皆下之所供。若不用下之供。而專以上之所有資于下民。固說矣。不知上之所有從何來。曰。不是全不要下之供。只是以常賦取之耳。倘遇災荒。民有不足。則散所積以賑之。便是損上益下。民心自然悅懌。豈有窮盡。

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程傳謂。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無潰散也。本義謂。居德則忌。未詳。意見以爲當決決之時。君子體之。則當施恩澤以及下。若自以爲德。則人必疾忌之。似爲得之。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意見以爲天下之寶莫大於天子之位。以聖人居天子之位。則九州四海罔不臣妾。九夷八蠻莫不朝貢。其爲寶孰加焉。然欲守大寶之位。必須得人心。苟得人心。則是位非止一身可以久居。而聖子神孫亦可以相繼而居之矣。若失人心。則一身尙不能保。何敢望百世之弗替乎。省刑薄賦。顯忠遂良。得人心之道也。窮奢極欲。信讒說色。失人心之道也。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戒哉。

書經

金作贖刑。蔡傳謂。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然罪旣極輕。則用鞭扑之刑。不知又有何情法之可議。而以金贖之。恐未是。意見以爲金作贖刑。蓋贖老幼篤廢之不能受刑者。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人皆謂稽于衆人之言。舍己從人也。意見以爲考於衆人之中。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之。我豈能也。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蓋益因舜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能如此。此說最是。不必致疑。上文祇承于帝。是禹言敬承于舜。舜旣謙言惟帝堯時克。益若又歸美帝堯。則顯得舜不及堯而不足爲君也。舊說非是。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意見以爲堯若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惟其不能。是以有憂遷且畏也。蔡傳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是二者果不足皆哲

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不說堯不能。卻以能者言之。似乎支離。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蔡傳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卽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語意含糊。人所難曉。意見以爲言人君所行之善惡在乎民。民之喜怒通乎天。民喜。則天喜而降之祥。民怨。則天怒而降之殃。有國家者。可不敬哉。如此說似乎明白易曉。

皐陶謨。碧梧朱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謂之謨者。皆陳於帝之前也。意見以爲此謨是禹受命居攝時。皐陶爲禹陳之。非陳於帝之前也。若陳於帝之前。如何帝無一言問答。

益稷。傳謂今文合於皐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册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簡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意見以爲益稷是雜記典謨之未備者。故不曰謨。亦不曰謨。而以篇內益稷二字名其篇。若依林氏之說。則謨之一字似無意思。若以爲皐陶謨益稷文勢接續。以其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簡而二之。則當均分爲二。今計皐陶謨止有三百五十九字。益稷有六百二十字。其非簡而二之也明矣。

下管鼗鼓。蔡傳以下謂堂下之樂也。意見以爲不然。祝敔非堂下樂。而亦列於鼗鼓之下。可見非堂下樂也。下管蓋是樂器名。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蔡傳謂所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

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意見以爲王既以敬爲處所。又言不可不敬德。似乎既稱其能敬。又以不可不敬勉之也。似不通。意見以爲觀洛誥王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之言。則知所卽處所之所。指洛邑而言。蓋言王既敬天之休而作此洛邑。不可不敬德。苟不敬德。雖有洛邑不足恃。蓋勉之也。似乎順。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意見以爲蓋言文王以卑賤之事自服役也。康功田功。卽其事也。言此可見文王之無逸。非言其儉也。蔡傳謂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且宮室可言卑。衣服豈可言卑乎。

詩經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傳謂上竦無枝曰喬。意見以爲喬字只可訓高字。若上竦無枝。解喬木之喬或可。解喬嶽之喬。則說不通矣。言上竦無枝者。蓋遷就不可休息而解之也。何必如此。只說南有喬木。本可以休息。今則不可以休息矣。漢有游女。本可以求之。今則不可求之矣。亦自明白通暢。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傳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爲報也。意見以爲不知更將何物爲可報乎。蓋言不以是爲報也。其意欲彼懷我德。長以爲好。而不忘耳。此似歌詠交鄰國之道之詩。非男女相贈答之辭。又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傳謂此詩不知何指。意見以爲似聘隱者不得而行人歌之之詩。

春秋

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也。孔子修春秋者。修魯史也。作魯史者何人。曰魯太史也。魯太史爲誰。曰左丘明也。左丘明既作魯史。孔子何爲而修焉。且史爲記事之書。左丘明作史。特記其事耳。而未嘗褒善貶惡以示勸懲。孔子修之。其於善者則褒之榮於華袞。其於惡者則貶之嚴於斧鉞。或於諸侯則書其名。於大夫則書其字。賞功罰罪。明白無隱。以示勸懲於將來。孟軻氏所謂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此也。以此言之。則是孔子因左丘明所作魯史而修之也。何爲以左氏爲傳。而與公羊傳穀梁傳並傳。今觀公羊穀梁傳。不過發明孔子筆削褒貶之意。未嘗外左氏所記之事而鑿空爲之說。此左氏不可爲傳一也。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觀此。則知左丘明生乎孔子之前。而爲孔子之所敬信者也。不應生乎後者爲之經。而生乎前者爲之傳以釋經也。此左氏不可爲傳二也。然則誰爲之歟。曰。此必子貢之徒續經。而以左氏爲傳。以尊孔子也。且孔子因魯史以修春秋。正猶朱文公因溫公通鑑而作綱目也。自漢以來。至宋歐陽修劉恕等。皆說左傳是左丘明作。近世人卻說不是左丘明。不知是何人。若是別人。有如是筆力。如何不著名。詳此。其爲左丘明也無疑矣。

宣公二年經云。趙盾弑其君。左氏記其事甚詳。謂晉靈公不君。趙盾等諫。不聽。欲殺趙盾。盾走而免。趙穿弑靈公。盾未出山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弑君非我也。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何。盾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意見以爲此時孔子尚未生。不知此言從何來。蓋孔子後來

修春秋時論之。而附於傳內。必非左氏所記之言。又襄公三十一年。子產答然明何爲毀鄉校之言。有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有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意見。以爲當時孔子方十歲。豈能聞是語而爲是言。蓋亦後來論之也。

禮記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意見。以爲雖止云五十養於鄉。而六十七十之庶老居於鄉者。有德行可以爲一鄉之表率者。亦不可不養於鄉。學以厲風俗也。若七十以上。有德有爵之國老。可以爲天子之師者。則養之於太學。以問治道。其養也。或歲一行之。或二行之。非常行也。漢明帝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後周武帝以于謹爲三老。其禮。天子有迎拜。跪設醬豆。親自袒割。跪授爵以酳。公卿有設席。施几。正扆。祝哽。祝噎之禮。然後天子問道。三老答焉。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集說謂。此言漸老則漸近死期。當預爲送終之備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云時制。衣物之易得者。則一月可就。故云月制。至於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於制作。但每日修理之。恐或有不完整也。意見。以爲八至

六十。棺槨衣衾皆當歲制也。至七十。棺槨衣衾皆當時制也。至八十。棺槨衣衾皆當月制也。至九十。棺槨衣衾皆當日修也。若六十者。止制棺槨。不制衣衾。倘有不諱。止有棺槨而無衣衾可乎。謂之歲制時制月制者。蓋死期愈近而備之愈速也。

石渠意見拾遺卷上

明三原王恕著

中庸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意見以爲天下之事。處之得中則成。不得中則不成。故中爲天下處事之大本。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則行。不和則不行。故和爲天下行事之達道。此雖俗說。似爲得之。

南方之強。不及乎中。北方之強。過乎中。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合乎中而爲君子之強。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則是夷險一節。守死善道。尤爲難也。非勇於義者不能也。

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意見以爲此章言治人之道。而此三句爲之綱。己之能知能行。人亦能之。己之不能。人亦不能。是己之道。爲嘗遠於人哉。人之行道。不能推己度物。而以人之難知難行之事治人。則是不近人情。而遠人以爲道也。則非所以爲道矣。註謂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恐非本義。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此邠風之詩。引之以喻道不遠人也。

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此釋詩之辭。以喻人之爲道而遠人也。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言君子以人之可知可能之事治人之不知不能者。使之能知能行而已。此不遠人以爲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言忠恕去治人之道爲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知己之所欲。人亦欲之。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若以此心治人。人其有不改乎。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意見以爲孔子聖人也。於此四者。豈眞未能也。今而曰丘未能一焉者。蓋謙己以勉人也。慥、慥言行相顧貌。孔子言我於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道雖未能。而於平常之德無不行。平常之言無不謹。行或不足。不敢不勉。言或有餘。不敢盡言。言焉必顧其行。恐其言過於行也。行焉必顧其言。恐其行不及言也。我致謹於言行如此。凡爲學之君子。何不言行相顧乎。蓋勉之也。非贊美之也。註謂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語意欠通。未敢以爲然。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意見以爲所尊所親。蓋謂先王存時所尊所親之人。先王雖沒。其人尚在。猶當敬之愛之。此亦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如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言孝子於親之所尊所親之人。愛之敬之。無間於死生存亡也。若言所尊謂先王之祖考。且先王

之祖考則沒在先王之前。已在廟祀之中。其所當敬也。有不待言矣。註謂所尊先王之祖考。未安。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實也。言人之心無不實。乃能自成其身。而道之在我者。自無不行矣。註以誠與道對言。以人與物爲二事。意見以爲而之一字。以連上接下言。分而言之。恐非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意見以爲物猶事也。蓋言人之誠實者。作事自然有始有終。不誠實者。則雖有所爲。始勤終怠。所以成不得事。故曰不誠無物。故君子以誠之爲可貴也。若依集註說。則上下不貫穿。吾未敢以爲是。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章首

誠者自成也。註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觀此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則知章首誠者乃人之所以自成。非物之所以自成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知皆吾性固有之德。而無內外之殊。然己、內也。物、外也。成己成物。則合內外之道而一之者。誠也。誠之成己成物。隨時措之。無不得其宜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註謂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意見以爲小德川流、蓋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大德敦化。蓋言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

孟子

無已則有一焉。註謂無已解見前篇。前篇無以則王乎註謂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意見以爲前篇無已則王乎。蓋言不用說齊桓晉文霸者之事。當言王道。故下文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此言無已。蓋言不得已也。孟子因滕文公事齊事楚之問。則曰是謀非吾所及也。無已不得已。則有一事。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已。以與已字不同。意亦不同。各從本文解爲是。通用則不是。

齊卿之位。不爲小矣。註謂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意見以爲上文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驩爲輔行。則副便也。又何以攝齊卿。攝齊卿之說未安。蓋言孟子居齊卿之位不爲小。何以不滿意不與王驩言。

聖人既竭目力焉。已知方員平直。猶恐未的。又用規矩準繩以校之。其爲方員平直也。的然無差矣。既竭耳力焉。已知五音矣。猶恐未的。又用六律以正之。其爲五音也。的然不謬矣。既竭心思焉。已可以仁民矣。猶恐澤不及民。又行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意見以爲如此說。似是本文之意。集註謂言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此擴充而言之。非本義也。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註謂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意見以爲反說約。蓋謂反復詳說。以求其要約而行之也。

言無實不詳。不詳之實。蔽賢者當之。意見以爲或曰言無實不祥。故蔽賢者爲不祥之實。爲是。

君子不亮惡乎執註謂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守也意見以爲此必有爲而言蓋言君子言不必信何必固執也亦通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意見以爲此承上文而言親親之爲仁敬長之爲義而仁義無他道惟此二者而已乃天下人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註謂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意見以爲上之人自能節儉方可教民節儉若侈用則取於民無制何以能教民乎

人能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意見以爲此言人能不以飢渴貧賤動其心則大本立而過人遠矣其他小事末節雖不及人不爲憂矣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意見以爲前五者雖性之所欲然得不得有命焉故君子不說性須要聽乎命也後五者雖命有得不得然皆吾性之固有故君子不說命須要盡乎性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註謂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意見以爲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是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哭死而哀。以下三者。皆天理之當然。君子所以復其性。反之之事也。故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何也。哭死而哀。言哭死當哀。非爲生而哀也。經德不回。經德當不回。非以干祿而不回也。言語必信。言語當必信。非以正行而必信也。是皆行其天理之當然也。

石渠意見拾遺卷下

易經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意見以爲忠信、謂存諸心者無不誠也。修辭立其誠。謂出諸口者亦無不誠也。忠信非德也。所以進德者。忠信也。修辭立其誠。非業也。所以居業者。修辭立其誠也。知至至之。知德之所至。而進以至之。故可與幾也。知終終之。知業之所終。而化以終之。故可與存義也。以知行言之。知至知終似知也。至之終之似行也。傳謂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不能無疑。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傳謂待物之一不期誡於居邑。如是則吉。是言上之人不期誡於居邑之人也。本義謂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是言邑人曉得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我之比也。意見以爲邑人知上之比人。如開一面之網。失前禽聽其自來自去。不相期約。皆來親輔於上。是以吉也。所謂寬則得衆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本義言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是以類聚羣分爲一事。混言之。不見言何者爲類聚。何者爲羣分。意見以爲上文以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動靜有常。及下文以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俱是二事對言之。何獨於此混言之。恐此一節亦是以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爲二事對言之。蓋方以

類聚。言人之向於善者聚爲一類。向於惡者聚爲一類。物以羣分。言物之善者分爲一羣。惡者分爲一羣。而善者吉。惡者凶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意見以爲道者化育之道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一陰一陽。乃爲化育之道。繼。續也。猶言交構也。言陰陽交構而爲胚胎。無有不善。故曰繼之者善也。成謂成形也。言已成形而五性具焉。故曰成之者性也。然繼之者善。不離乎陰陽。成之者性。亦不離乎陰陽。本義以繼之者善爲陽之事。以成之者性爲陰之事。未敢以爲然。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意見以爲萬物之生也。是彰顯造化之仁。萬物之成也。是收藏造化之用。用卽仁也。生之曰仁。成之曰用。一理而已。初非有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造化以一氣鼓動萬物。使之各遂其生成者。一自然而已。初曷嘗有心哉。非若聖人之憂勤憂民之有心也。盛德大業至矣哉。言天地之德極其盛。業極其大。而無以加矣。至矣哉者。嘆美之辭也。

書經

惟德允元。而難任人。傳謂難拒絕也。任。言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意見以爲不必如此說。只說難於任人。亦通。又與其難其慎意同。皆不容力。

陟方乃死。傳謂陟方猶言昇遐也。又云。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且帝乃殂落。殂落、死也。是言帝堯之死爲殂落。未嘗言殂落而死也。若以陟方爲死。不當於下又言乃死。意見以爲陟、進也。方、方嶽也。陟方蓋

言進於方岳。謂巡守也。史記言舜巡守。崩于蒼梧之野。今零陵九疑有舜冢。當以史記之言爲是。而陟方猶言升遐也之說未爲是。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傳謂此因上文而盧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時。是也。在時。指忠直而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忠讒說與否也。意見以爲既知是生所讒說之人。必不忠不直。何必侯以明之。然在字當訓作察字。蓋言初不察識其人是庶頑讒說之人。則用侯以明之爲是。

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傳謂殄絕也。世者。世嘉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游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游也。意見以爲不然。舜既爲天子矣。禹豈宜以丹朱用殄厥世之事戒之。蓋以是告舜。于以儆戒商均也。予創若時。蓋禹言我始初時。娶于塗山。生子不暇顧。即往治水。蓋因父鯀治水無功殛死。故不敢慢游也。非懲丹朱之惡而不敢慢游也。導渭自鳥鼠同穴。傳謂孔氏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意見以爲其說不爲怪誕。曾聞其地人說。實有是事。蔡氏不知。以爲怪誕不經。誤矣。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傳謂築。居也。言傅說居傅巖之野。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是言傅說以版築爲

生二說不同。意見以爲孟子之說爲是。何也。且築之爲言擣也。謂之卜築者。言占卜築牆作舍以居之。未聞築訓居也。蔡氏之說。誤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傳謂遜、謙抑也。意見以爲爲學之志若謙抑。則爲之必不敏。雖引以虛受人爲說。終是與務時敏脈絡不貫通。蓋遜、從也。遜志猶言從心也。言爲學從其心志所欲。務在時時敏速以求之。則有厥修乃來之效。允懷于茲而不間斷。則道積于厥躬矣。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意見以爲師教之所及。學者止得其半。然必念茲在茲。終始常在于學而無間斷。自然浹洽透徹。不自知其德之修。斯爲學之至。傳謂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此則是傳說欲高宗先自學。得其學之半。然後教人。再得其學之半。恐非本旨。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謂皇君建立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意見以爲君位曰極。言其至尊。猶天之有北極也。故人君卽位曰登極。君道亦曰極。言其至中至正。爲四方之所取正者也。謂之建其有極者。不特盡人倫之至。若禮樂刑政。皆當建之於至中至正。使人易知易行。遵守而不敢犯。若止盡人倫而無禮樂刑政以維持之。以勸懲之。如有強梗弗率者。將何以處之。以此言之。治天下不可無禮樂刑政。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者。亦猶是耳。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傳謂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

謂敷錫也。不知人君如何集福于上。意見以爲五福在人。若無禮樂法度。則強淩弱。衆暴寡。富吞貧。或放僻邪侈。自陷於罪。豈能安享五福。惟人君建極。有禮樂刑政。是以天下之人不犯于有司。得以安享五福。則是人君收斂敷布以與之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傳謂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意見以爲含糊未明。惟時厥庶民于汝極者。蓋言因人君斂福與民。是以當時之人。皆歸于汝皇極治道之中。錫汝保極者。言民皆與汝保守天位。而無離叛之心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于一人。傳謂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意見以爲公孤恐非如此之分。貳、副也。弘化、寅亮天地。言三孤副貳三公。弘化寅亮。非是三公職專論道燮理。三孤職專弘化寅亮也。弼予一人者。言公孤輔弼一人也。非專言孤也。

詩經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傳謂子、指所見之人也。言衞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意見以爲此詩三章。一言在浚之郊。一言在浚之都。一言在浚之城。子蓋指浚邑之大夫而言。言汝受命爲大夫。乘此車馬旌旄之美。出入于浚之郊之都之城。榮耀如此。將何以答君恩乎。若依傳說。止是見賢。未曾尊而用之。輒望其報。不

亦急乎。況章內無見賢之意。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鄭氏曰。此淫奔之辭。意見以爲此男子有求於女子。而女子不從。善卻之之言。然此女子。亦可謂能強制其欲。而不爲他人所汙矣。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傳云。一夫所居曰廛。十萬曰億。圜倉也。意見以爲一夫耕稼。取禾三百囷。或亦有之。若取禾三百廛。三百億。力豈能哉。曰廛曰億者。特言其多。實無此數。讀者不可以辭害意也。

伐木三章。意見以爲只依本文首章言朋友、次章言諸父、三章言兄弟解爲是。傳謂次章言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三章言兄弟朋友之同齊者也。然既爲朋友。如何又言尊者。又言同齊者。似乎多此說。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傳謂此燕享通用之詩。意見以爲燕享朋友兄弟。豈可用此乎。蓋燕享賢者之詩。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謂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意見以爲天子與諸侯。非朝覲會同不燕享。而爲長夜之飲。豈治世之禮哉。疑此乃僚友兄弟夜飲之詩。非天子燕諸侯之詩也。

獮狻匪茹。整居焦穫。傳謂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意見以爲今三原縣有焦吳里。疑卽古之焦穫而誤傳也。一統志又云。焦瀆澤在涇陽縣西北。亦名瓠口。蓋古之焦瀆數也。二說

未知孰是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傳謂猶、謀也。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也。意見以爲猶、多疑也。言兄弟相好而無相疑。無相疑猶不相計較。似乎順。若兄弟相謀。則不弟甚矣。

君子攸芋。傳謂芋、尊大也。芋固訓尊大。此言築室牢密。無風雨鳥鼠之害。君子居之。以爲尊且大。則不通矣。意見以爲芋猶安也。言君子居之則安。似乎意圓而辭順。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謂不顯、猶言豈不顯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則其命時矣。故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如此則是言文王身沒之後而始受天命也。恐說不通。意見以爲文王生爲西伯。其位在臣民之上。其德昭明于天。周雖舊邦。而文王始受天命。故曰其命惟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蓋言有周繼世之君。其德不顯。則帝命不常在於周。而將移之於他姓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沒。其神或升或降。在上帝之左右。亦昭臨于下。爲繼世之君者。其可不修德乎。此是戒勉成王之意。若依傳註。殊無戒勉之意。是爲空言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傳謂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意見以爲如此說。則天不難忱而王則易矣。而與下文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文理不貫通矣。蓋

言人君有德無德。萬姓明明然觀瞻于下。天命赫赫然昭臨于上。有德則天必命之。人必歸之。無德則天必不保。人必離叛。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王之所以不易也。天位殷適。言紂在天位。豈不是殷之適子乎。以其無德也。人怨天怒。遂失天下。而不有四方也。如此說。似乎上下文理貫穿而不相悖。且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實乃天難忱斯、不易維王之明驗也。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傳謂柞棫皆叢生有刺之物。蔚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意見以爲叢生有刺之物。雖挺拔使上。豈能得上而不拳曲蒙密乎。謂之拔者。是拔去也。拔去此物。則道路通行而無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意見以爲平陸在大河東。芮城亦在大河東。與平陸接界。二邑田地相鄰。所以致爭也。若以爲芮在同之馮翊。卻在大河西。又繫西伯封內。與平陸隔遠。田土不相鄰。如何致爭。以此言之。芮卽今之芮城。不在同之馮翊也。明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傳謂莫、定也。二國、夏商也。意見以爲莫蓋與瘼通用。言求民之瘼也。比求民之安定。似乎順。二國不知所指。若謂夏商。然當時夏國已絕六百餘年。而猶云維此夏商二國。其政不獲。恐說不通。況此篇八章。自始至終。皆不及夏商之事。是以知二國非夏商也。二國蓋指所伐密崇二國而言。亦不知其是否。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意見以爲哲王蓋指成康而言。蓋言周自武王而下。世有成王康王明哲之主。以繼以續。其上又有大王、王季、文王三后在天。是以武王克配三后而作君於鎬京也。似

乎明白。傳謂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既以大王王季爲哲王。又以大王王季文王爲三后。而不言世有其義未明。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傳謂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意見以爲不康猶不堪也。蓋言上帝見后稷生之之易。其心不安。以爲不堪繼承禋祀。徒生是子。故棄之。若上帝既寧既康我之禋祀。如何又棄之隘巷。寘之平林。寘之寒冰乎。豈不寧豈不康之說未安。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傳謂板板、反也。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意見以爲上帝板板。蓋怨天之辭。言天如板在上。不能視聽。使其君暴虐而民受其害。無所控訴也。猶今人怨天。言天無眼。天不開眼也。

咨爾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傳謂止、容止也。不可曉。意見以爲義、宜也。愆、過也。止、已也。蓋言天命爾爲君。不使爾沈湎於酒。爾不宜從而用之。若沈湎於酒。則失儀誤事。而有過愆矣。爾宜止之也。

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傳謂倉兄與愴怳同。悲憫之意也。塡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癲字同。爲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姑闕之。意見以爲塡、塞也。倉兄塡兮。蓋言悲憫之意。塞乎心胸之間。言其憂之甚也。亦通。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謂甫、甫侯也。卽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意見以爲甫卽仲山甫也。然申伯、仲山甫、皆宣王時名卿。故尹吉甫於此既作詩以送申伯。而於烝民篇又作

詩送仲山甫。是知甫卽仲山甫也。若謂甫是甫侯。如何詩中無一言及甫侯。禮記引此詩。註云。甫是仲山甫。其非甫侯也無疑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傳謂愛莫助之。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意見以爲助與補二字義同。前一節言德雖輕而人不能舉。維仲山甫能舉之。後一節言人雖有愛君之心。而不能補君之闕。維仲山甫能補之。如此分截。前後正相照應。似乎辭順理明。傳將愛莫助之。依表記分截在上一節解。全無意味。表記多出於漢儒。恐未爲是。

禮記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註謂君與大夫同途而出。君過宗廟而式。則大夫下車。士於大夫。猶大夫於君也。庶人卑賤。且貧富不同。故經不言庶人之禮。意見以爲宗廟乃祖廟也。君過祖廟。就車上撫式而不下。大夫過君之祖廟。或家之祖廟。亦就車上撫式而不下。恐非禮也。此說非是。經雖不言庶人之禮。而冠昏喪祭之禮。豈專爲士大夫制乎。而以經不言庶人之禮。解禮不下庶人。亦非。一說此爲相遇於途。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之說爲是。庶人則否。故云禮不下庶人也之說亦含糊不明。

刑不上大夫。註謂言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若然。大夫犯十惡。可不加刑乎。庶人於五倫及

昏喪。可無禮乎。言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之說全謬。蓋五刑五禮。上下通行。禮不下庶人者。言撫式之禮。不下及於庶人也。刑不上大夫者。言鞭扑之刑。不上加於大夫也。

子頎欲以贈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意見以爲以贈布之餘具祭器。亦是爲親。比之置產業爲家者不同。有何不可。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此張老因晉文子成室頌禱之言。註謂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意見以爲室非祭祀之所。歌於斯。蓋言燕樂賓客歌於斯。非祭祀作樂歌於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闔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或謂內喪是本宗之喪。外喪是外親之喪。但外親無齊衰大功之服。內喪蓋是同居之親喪。外喪是異居之親喪。或同居之親。出亡在外者。亦是。

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意見以爲有父母喪。固不可取。既免喪。女之父母又請而弗取。不亦迂乎。

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意見以爲如此尤爲迂也。不知此女終不嫁乎。亦嫁乎。

女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女氏之黨。意見以爲取婦三月而廟見。如爲婦二月有餘。但未滿三月而死。使歸於女氏之黨。則似被出之婦。而女氏必不願也。且三月而廟見。不亦遲乎。

冠昏兩段。雜在郊特牲篇。養老一段。載在王制篇。又重出於內則篇。庶子不祭。與別子爲宗。既說見喪服

小記。又重出於大傳。其餘重出雜亂者亦多。當纂修大全時。好改正刪定而不爲者。蓋謂經不可改。改之恐人議之也。然大學、中庸、原在禮記中。程子取出。定爲章句。與論孟並傳。孰得而議之乎。只是當時無程子般有定見的人惜哉。

意見拾遺補缺序

恕昔食祿于朝。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遑他及。以致舊學荒蕪。及其致事而歸。年已衰暮。目力不足。幸爾天假以年。修理先隴之暇。就於隴次小室之中。搜閱典籍。編集歷代名臣諫議錄一百二十四卷。藏之私家。復涉獵經書傳註。夫傳註乃釋經之辭。其依文尋義。不背經旨。明白通暢。可言可行者。恕固尊信之。以探聖賢之道。而施於政事之間矣。間有與經文稍異。而體認不通者。乃敢以管見妄議一二。名曰石渠意見。謂之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非眞知灼見也。蓋嘗與宏道書院諸生商議可否。不意西安太守華容嚴君永濬得之。命工刊行。雖欲收藏。不可得已。及其已行之後。再閱傳註。復得一二。名曰拾遺。其後又有所得。名曰補缺。或曰。先生之於傳註。何不俟其通看了畢而總爲一帙。何爲先爲意見四卷而行之。又爲拾遺二卷而行之。今又爲補缺一卷乎。然余之初爲意見也。年已八十有四矣。惟恐無來日。是以汲汲乎欲速成之。後爲拾遺也。年已八十有六矣。又恐無來日。亦欲速成之。今爲補缺也。年已八十有八矣。不知來日又如何。是以不得不爲之速成也。學如不及。幼學且然。況耄年乎。噫。恕之述此意見也。奚敢與先儒辯論是非。而望後學之我從乎。不過盡一己之見。以塞吾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責耳。

弘治癸亥二月戊戌。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致事三原王恕序。

石渠意見補缺

明三原王恕著

論語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註謂與猶示也。意見以爲聖人之意。若曰吾之適陳蔡楚衛等國。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同行。動靜云爲。衆所共見共聞。曷嘗有所隱乎。如此說。與字不作示字解。亦通。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集註。邢氏曰。梁、橋也。意見以爲山梁猶人之鼻梁。脊梁。言其高。所謂山脊是也。非橋也。橋乃人行之路。非雉棲之所。其向也嗅謂雉鳴也。作、起也。雉棲山梁之上。飲啄以時。防人害己也。一旦子路向山梁而仰視。雉以爲將害己也。於是鳴三聲。飛起而避之。此鳥之色斯舉矣。猶人之見幾而作也。

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意見以爲以已通用。止也。蓋言毋以我年長。止而不言。是誘之使言志也。

克己復禮爲仁。註謂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意見以爲不知以何物勝私欲而復於禮。勝私欲之說不可曉。蓋克、治也。言克治其身之私欲。使之不存。則天理之本然者復歸於我矣。爲仁之道。豈外是哉。故曰克己復禮爲仁。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註謂幾、期也。言一言之間。未可必期其效。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註謂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如此則是前說一言不可必期其興邦。後說一言可以必期其興邦。何相反之若是也。意見以爲言不可若是其幾也。幾字與大學其機如此之機同。謂發動所由。言其速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幾字是庶幾之幾。言近也。蓋謂一言未必如此之速。就能興邦。如知爲君之難。庶幾乎一言可以興邦。猶未能便興邦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註謂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胡氏曰。今之成人。乃子路之言。未詳是否。意見以爲如是既答而復言。何以曰何必然。謂之何必然者。以見何必如上文所言兼四子之長。又文之以禮樂。然後爲成人也。胡氏以爲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爲是。不必致疑。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意見以爲此蓋孔子爲魯司寇時。公伯寮愬子於季孫。子字下路字疑衍。如是愬子路。子服景伯何以不告子路而告孔子。孔子何以答之如此。以此推之。其爲愬子也無疑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

則厲。淺則揭。註謂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意見以爲水淺則攝衣涉之爲是。水深若以衣涉之。則手足難動而溺矣。以衣涉水曰厲。恐不然。且厲者嚴厲也。水深可畏。猶人之嚴厲可畏也。深則當畏而止之。不可涉也。蓋譏孔子人不己知。不能止。而猶欲行。不能適淺深之宜也。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註謂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不言其字。意見以爲史雖是官名。古人有以官爲姓者。若成王之時。史佚是也。若將史爲官名。佚爲姓乎。爲名乎。以此推之。則知史爲姓。佚爲名。正猶此言史魚者。史爲姓。魚爲名。而鰌其字也。如此說亦不知然否。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註引蘇氏之說。以爲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此說與本文無干。恐不必用。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亦不必如此說。只說人之處事。無深遠之慮。處之不停當。必有後患。是爲近憂也。亦自明白。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註謂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人亦難曉。只說人能擴充而行其道。道不能擴充而行其人。似乎易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待其人而後行。卽此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註謂子路述孔子之意如此。又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意見以爲詳其文義。而路下當有反子二字。爲夫子之言也。爲是。不然。子路不見隱者而回。向何人述夫子之意而言之如此。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意見以爲舉人於伯夷等六子。作三等而品題之。而獨不評論朱張者。可見逸民之稱此七子者。蓋傳自往昔。非始於孔子也。若始於孔子。孔子何以不知朱張之爲人而不評論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見以爲心不篤則學不博。思不近則問不切。蓋篤志爲博學之本。近思乃切問之基。仁者心之德。人能從事於此四者。則心之德在此四者之中矣。

孟子

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註謂蓋發語辭。意見以爲蓋乃盍字之誤。

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意見以爲守約蓋守氣之誤。觀下文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可知。不然。孟施舍何以既守約又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與。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註謂縮、直也。惴、恐懼之也。言自反諸己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恐懼之。文通。意見以爲吾不惴焉。蓋吾亦惴焉之誤。言自反諸己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恐懼。似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註謂若論其極。則志固爲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意見以爲志爲至極之說。恐未然。蓋言志之所至之處。氣即隨之而至。如帥之所至之處。而卒徒亦隨之而至也。故云志至焉。氣次焉。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註謂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但當勿

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意見以爲必有事焉。不但言養氣必以集義爲事。凡人之將有爲也。皆有事也。言人之作事不可預期其效。但不可忘其事。有事之合義而行之。事必成。不合義而強行之。不惟不可成。而又有後患。猶揠苗助長也。故戒之曰。勿助長。言不可強行以取禍也。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註謂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意見以爲國家之事。一日二日萬幾至廣。如何舒閒暇。謂之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非言無當行事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註謂廛、市宅也。愚子曰。或賦其市宅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意見以爲前註含糊。人所難曉。且以俗說解之。市廛而不征。言止取市宅之稅而不取貨物之稅。法而不廛。言市廛之人有犯法者。該罰之物。若重於市宅之稅。止取該罰之物。而不取市宅之稅。即所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之意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意見以爲此與人不親反其仁、意同。中庸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亦此意也。集註引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解此節不切。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意見以爲進不隱賢。蓋言進居其位。見賢必薦而不隱也。必以其道。蓋言行事必以其道。非其道不行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至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註謂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謂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如此說。則是以曰吾有所受之也爲父兄百官之言。意見以爲非父兄百官之言。乃世子之言也。世子以爲吾之所以定爲三年之喪者。非自爲之。有所受於孟子而爲之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註謂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業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意見以爲前言貢助徹。是三代養民之法。庠序學校。是三代教民之法。此言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蓋言後之有王者起。必來取三代教養之法以爲法。是三代教養之法。爲後來王者之師也。及觀下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則是孟子教滕文公法古行仁政。以此言之。可見前註之誤也。

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註謂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意見以爲舍猶何不也。當讀屬下句。何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許子之不憚煩。似乎上下文理通暢。若讀屬上句。謂作陶冶之處。而以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爲一句。上下文理全不通暢矣。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

乎不可尙已。意見以爲曾子蓋言孔子生知安行。道德自然明著。就使有若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使之潔白。亦不能及孔子自然之潔白。不可以所事孔子事有若也。亦通。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註謂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意見以爲不必如此說。只說可以取。取之。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與之。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死之。可以無死。死傷勇。如此說理自明。人亦易曉。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註謂故者已然之跡。利猶順也。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如此則天下之人皆知性之理。意見以爲恐不然。蓋言天下人之言性。只說已然之跡。便是性而已矣。更無餘辭。然人之已然之跡。有善有惡。而不知順理而善者爲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非性之本。故孟子言故者以利爲本。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註謂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意見以爲若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無愁。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恐說不通。恝蓋助語辭。如今人言甚麼恝、無有恝。恐是此恝字。若是蓋指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而言。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似乎順。是言舜不怨父母。但盡子職而已矣。

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註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

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意見以爲長子死。當立長孫。太甲旣爲湯之長孫。若年又差長。湯崩之後。自當立太甲。則外丙仲壬之年歲不必論也。蓋湯崩之時。太甲尙幼。未堪立。故立外丙。外丙死。立仲壬。二君共立六年。斯時太甲必出幼。可立故立之。由是論之。則趙氏之說爲是。若湯崩之時。外丙二歲。仲壬四歲。則是仲壬長外丙二歲。仲壬爲兄。外丙爲弟。何以先言弟而後言兄也。如外丙是兄。仲壬是弟。何以弟長於兄二歲。此不通之論也。

孔子不悅於魯衞。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註謂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意見以爲孔子旣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如何又主宋大夫之家。史記以爲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爲是司城貞子蓋陳侯周臣也。晉平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意見以爲平公徒能敬賢。不能用賢。且失貴貴之義。故孟子以爲此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蓋言士之尊賢當如此致敬。王公之尊賢。當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不當聽賢者之命至於如此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意見以爲曰卻之。是萬章問也。卻之爲不恭。是孟子答也。何哉又是萬章問也。曰尊者賜之。是孟子答也。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是萬章言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是孟子言也。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是萬章言也。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是孟子言也。註謂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註又謂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開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以他辭以卻之。是將請無以辭卻之。與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兩節俱作萬章言。恐未然。

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意見以爲此承上文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而言。蓋言學弈者與彼俱學而不如彼者。非其智不若彼也。蓋由思射鴻鵠而不專心學弈。所以不若彼也。言此以譬齊王。非不智也。蓋由信讒遠賢。好貨好色。蔽其聰明。奪其心志。所以不能成其德也。

學問之道無他也。求其放心而已矣。意見以爲求放心者爲學問之本。大學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況學問乎。人能求放心。使心常在腔子內。而不外馳。有弗學。學之必成。有弗問。問之必知也。此學問無他道。惟求其放心。乃可以學問也。

孟子曰。張鄒皆云羨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意見以爲宮室二字亦是羨文。若非羨文王子宮室既與人同。不知更有何居。與人異而使之然也。註云。居謂所處之位。未必居專爲所處之位。而不爲所居之宮室也。

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此一節。言能養而不能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此一節。言能敬而不能養。皆非待賢之道。必如孔子所謂忠信重祿。斯爲待士之道。意

見如此雖與集註之說不同。未必不是孟子立言之意。

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卽中庸所謂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外國之本爲是。若以仁也者人也。爲合而言之。則似仁在人身之外。合而言之。方爲之道。欠通。

士憎玆多口。註謂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意見以爲士多爲衆口所憎惡。亦通憎字從心。不爲誤。

何如斯可謂之鄙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鄙原也。意見以爲曰何以是嘐嘐。至古之人當在上文。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之下。是問何以是嘐嘐之辭。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似答辭亦有脫誤。行何爲踽踽涼涼。當在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之後。上文必有踽踽涼涼之說。行何爲踽踽涼涼。亦是問辭。而無答辭。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鄙原也。是答何如斯可謂鄙原矣之辭。集註謂鄙原譏狂者曰。何用是嘐嘐。行不掩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之人耶。又譏獧者曰。何必踽踽涼涼而無所親厚哉。且鄙原是同流合汙之人。又何譏議人乎。集註之說。不無牽強。以愚意度之。狂獧自是一章。鄙原又是一章。因是錯亂脫誤。混作一章。所以不通暢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

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意見以爲如此說則是決然不復有見知聞知之人。非孟子意也。謂之無有乎爾者。是反說之辭。猶言豈無有也。蓋孟子之意。以爲孔門弟子逮肖者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既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豈無有聞而知之者。觀於此言。則孟子隱然以聞而知之自任也。意在言表。及觀子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之言。則其以聞而知之自任之意。豈不益可見。林氏之說。似乎不知孟子之言。不知文公何爲取之。以誤來學。惜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羣英書義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祥那

D一四五三